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2n1428

淨慈慧暉禪師語錄

(弟子) 明總下語寄言、了廣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428-A
  - No. 1428-B 胡文狀書秘讀序 四十八章圖
  - 上堂
  - 示眾
  - 問答
  - 下火
    - 育王萬庵和尚下火
    - 天童古泉和尚下火
    - 淨慈妙正和尚下火
    - 蔣山奇傳和尚下火
    - 芙蓉傑和尚下火
    - 玄本首座下火
    - 了照首座下火
    - 靈仙首座下火
    - 祐密首座下火
    - 法真首座下火
    - 慶寶書記下火
    - 妙用書記下火
    - 梵言藏主下火
    - 慧明藏主下火
    - 宗仙菴主下火
    - 法遵菴主下火
    - 洞真知客下火
    - 宗麟侍者下火
    - 清信監寺下火
    - 理證典座下火
    - 臨安府王常侍玉田居士下火
    - 興陽府尚書敏聰林居士下火
    - 明州太守刑仙相國祐普居士下火
    - 紹興二十九天己丑晏坐自讚與石霜明總禪師其語曰
  - No. 1428-C 塔銘曰
- 卷目次

- 1
- 2
- 3
- 4
- 5
- 6
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28-A

還丹一粒，點鐵成金；至理一言，轉凡為聖焉。惟以自得老衲者，受金衣於宏智古佛，執話柄於淨慈堂上矣。可謂眾星之一輪，萬品之孤器也。龜筮者，支於洞上春色；藻鑑者，懸於竺土正續哉。水隨方圓，道合凡聖，冀見之書者，知是小補，非所諧廣信者也。鳳麟居士希玉知溫州之日，方見斯奇錄，恭表信趣。萬壽主簪溪所述，最堪報附法之恩，寔是妙奇也。不可輕，敬書之。

荊玉驪珠，華語金言，知之謂賢，執之曰聖。然又此集，其語最希有也。妙明田地闊，親口顯金章；靈源做處磨，珠文挑清光。愚於弊室拜讀，璵在[王*桑]盤燦爛。或明也暗，真燈自無明暗；或清也濁，性水本沒清濁。方信道：一言難報萬年恩，三世易諳千古心。余摭於拙句，苟題于其初。

住靈隱傳祖比丘東谷妙光謹而敘

No. 1428-B 胡文狀書秘讀序　四十八章圖

大唐有仁者，其姓者，祐遠大夫孫子也。然分古章言，而此舉今讀文，實是奇賢也。依於用書之類，觀於改玉點，其旨甚玄微也焉。咸通年之春，於鼎州小梅園撰之四十八章，圖題其始者乎。

清子　芳金士　集

上(高也，登也，仰也，猛也，霄也，貴也。)　中(當也，明也，空也，朗也。)　下(深也，低也，含也，探也，蹈也。)　雪(寒也，清也，極也，洗也，白也，冬也。)　火(暖也，熾也，猛也，燃也。)　奇(佛也，力也，精也，新也，珍也。)　妙(底也，極也，始也，少也，喜也，深也。)　同(深也，空也，逢也，一也。)　異(西也，夜也，極也，烏也，漆也。)　白(冬也，雪也，露也，清也。)　成(別也，精也，代也，見也。)　合(逢也，盡也，叶也，空也，到也。)　失(空也，妄也，無也，卒也，棟也。)　清(寒也，洗也，一也，潔也，水也。)　淨(寒也，漱也，濯也，明也。)　旁(潛也，遠也，知也，因也。)　高(忙也，穹也，峻也，君也，貴也。)　低(深也，小也，[(白-日+田)/廾]也，谷也。)　草(青也，萌也，多也，攴也。)　木(萌也，多也，起也，惠也，藩也。)　內(藏也，入也，袍也，深也，宿也。)　外(露也，出也，旁也，淺也。)　出(吐也，破也，至也，來也，露也。)　入(含也，吞也，暗也，去也。)　海(深也，寬也，遠也，澄也。)　山(高也，堅也，藏也，視也，靜也。)　日(暖也，明也，照也，輝也。)　月(寒也，普也，夜也，沾也。)　晝(明也，白也，淨也，知也。)　夜(暗也，燭也，曇也，忘也。)　別(隔也，皈也，崇也。)　青(春也，新也，惠也，少也。)　黃(秋也，極也，變也，走

也。） 赤(夏也，熱也，血也，紅也。） 春(始也，生也，花也。） 夏(熱也，次也，綠也，長也。） 秋(收也，愁也，懶也，走也。） 冬(藏也，極也，冷也，〔空〕也。） 笑(春也，花也，開也，話也。） 哭(愁也，秋也，落也，紅也。） 一(專也，多也，始也，含也。） 二(次也，隔也，餘也，分也，續也。） 九(末也，周也，多也，至也。） 十(足也，極也，到也，合也。） 精(極也，清也，正也，委也。） 釋(解也，活也，寬也。） 迦(佛也，勝也，稀也，奇也。）

No. 1428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一(并石霜明總禪師下語寄言)

住萬壽小師比丘簪谿了廣　編

歲旦上堂，舉拂子曰：天篷水清，海船遙浮。山橈士高，河澤窮妙。正與麼尅，具眼漢何處在？良久曰：夜鶴夢清鯨觜冷，晝梟氣動鷂羽稀。且道新年頭還有消息也無？掛拂子曰：看！看！石花富貴草精神。

石霜總曰：見日月為什麼？天篷水清，海船遙浮。九天為篷，四海為船。露露堂堂，山橈士高，河澤窮妙。萬山為橈，千河為澤。士高也一超直入，窮妙也位裡了然。正與麼尅，君臣道合。具眼漢何處在密處開豁眼？見得麼？良久曰：從來無人會。夜鶴夢清鯨觜冷，正變成偏偏未偏。晝梟氣動鷂羽稀，理轉成事事未事。雖然如是知音少，且道新年頭還有消息麼否？古事變色，今事得新。百花富貴草精神又如何？這箇是活句。

同小參曰，山上欄外，水下檻前。夜兔光雪，晝烏輝火。黃頭出妙，淨名入玄。胡僧印心，盧公傳衣。張三野曲，李四樵歌。船動碧波，海浸孤天。畢竟而有恁麼履踐者麼？一喝曰，三段不同。

霜曰：山上欄外，水下檻前，夜兔光雪，晝烏氣火。以此四句，曉一佛未出世，一祖未出興前事矣。黃頭出妙，淨名入玄，胡僧印心，盧公傳衣。以此四句，曉諸佛出世，諸祖西來底事矣。張三野曲，李四樵歌，船動碧波，海浸孤天。以此四句，曉備頭陀，乘本船，垂絲把釣竿。三段不同本分，衲僧須參究。

正月十五日，上堂曰：陬月今朝三五風，嶺頭雪氣縛寒松。不知枯木得胡信，含玉靈花春夢中。瑞鳥飛來千萬峯，祥魚行過二三眾。紛然相見主人眼，歷歷雙眸處處通。

霜曰：豁開千手眼，得三明六通。信手拈來，無不可可。恣心辨取，無不妙妙。此上堂一落索，應見今時偏正回互。

同小參，曰：春風吹夜閣，梅香滿衣襟，是什麼人恩力？朧明夜渡月，飄泊嶺岑猿，是阿誰者活計？絕却千差之岐路，及盡一朝之風

月，是佛祖分上也無？試請斷看。

霜曰：尋人不覺挹泥水，向日方知接暖氣，是什麼人恩力？瑕生玉，鋒露劒，是阿誰者活計？屈己徇人，壓良成賤，是佛祖分上也。無天高而不仰，地厚而不蹈。雖然，不具此眼，焉分真偽？

二月朔日，上堂曰：如月今朝一日晨，風光破玉百花新。西來本祖再來也，萬岳千峯皆是親。正當恁麼時，喚作祖師意也不可，喚作春景意也不可。且道喚作什麼意？舉拂子曰：點。

霜曰：春花依舊萬年春，芳操著新一朵芳。明明百草頭，歷歷祖師意。喚作草即是，喚作祖即是，末後一點無人會。

同小參，曰：鞭子盜春，野梅吐玉。今時一路，滿洲歷歷。劫外奇道，到者還稀。幸著夜間蹈過妙道，別將深心來與你相見。若不然，是什麼椀脫丘？

霜曰：最初以曉人人作用，處處風塵，是何用處？意在那裡？最末以曉人人真歸，佛佛本源，是什麼機用？意在何處？若於古今中間，撥得轉，斡得開，天下人不奈何。且於此又作麼生？若不然，是什麼椀脫丘？

二月望日，佛涅槃。上堂曰：竺土之大仙，今日告涅槃；鶴林之米子，當下得枯偏。且道是同是別？四木有相身，如來丈六軀；四木無相身，如來一實見。時人見滅，山僧見生；時人見生，山僧見死。於此中間，有不生不滅理。遂大覺對飲，光自棺中出。雙趺是什麼心印妙文？

霜曰：大仙釋迦文，曾不示寂滅，獨於米子間，以寂滅為樂。蓋是弄米字，是八木也。如來以此八木雙樹，明成住壞空，且道中間事如何？心印妙文，一點用不得知，有底人試驗看。

同小參曰：看看，鷲嶺一會儼然而未散也。看看，淨慈雲眾巍然而不亂。且道因何當時如來入空穴？因甚山僧上虛堂？畢竟而老倒不少。諸人到涅槃堂裡如何提撕？記得新豐和尚臨末後問僧曰：離此殼漏子，何處與吾相見？僧無對。空座乃新豐和尚示偈曰：學者恒沙無一悟，過在佗討舌頭路。欲得忘形泯蹤跡，努力慇懃空裡步。如此語如何行李？良久曰：叱！唯佛與佛。展開兩手曰：乃能究盡。

霜曰：靈山一會，何人得見？南山雲幕幕，淨慈雲眾，誰人得知？北澗水淺淺，山河大地，甚處得來？自得老衲至末後，不免一場快笑，爭奈對眾揚家醜。良久曰：展手是什麼心行？莫原愁意，新愁殺人。

三月旦，上堂。曰：花月今朝朔旭前，桂輪普轉滿天邊。枝花馥郁清香在，烏鵲從來同夜蟾。出世也，慧日照世間；宣說也，廣開甘露門。卓主丈一下，曰：烏机重重縛，鶉衣寸寸針。

霜曰：何故以明旭比夜蟾？譬如人人雙眼，天上日月，地下草木，皆是法王作用也。不見道，森羅萬象，古佛家風；碧落清霄，道人活計。

同小參曰：妙明田地，密密而絕待對。靈源做處，了了而離色象。衲僧作用，歷歷而作活計。迷趣三昧，芸芸而無了期。畢竟而埋却一坑時，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去？良久曰：十年不得歸，忘却來時路。

霜曰：如何是妙明明妙？千聖也不携。如何是靈源源靈？諸聖坐底堂。如何是衲僧作用？竪拂拈槌眼。如何是迷趣三昧？好雨好晴意。且道如何是埋却一坑底事？渡頭日暮客呼船，江上天明人出屋，畢竟猶帶此風流在。

三月望日，上堂曰：花落秦川流水香，雨清荷玉妙珠藏。祇麼堂堂消息子，見來一點不相當。靜夜鐘聲樓上冷，殘春岑色付紅陽。好是滿堂孤峻處，不知人世見金章。

霜曰，驀頭兩句，應節花語也。次兩句，不落前頭花語。次兩句，靜夜鐘聲，殘春岑色，這時節有誰會。次兩句，雖滿堂高峻，此景曾人不知。徒品句咬吟，且道誰是得者。

同小參，曰：桃紅李白落空墀，天碧地青懸錦機。雲鶴出籠過鳥道，飽參密旨不傳時。縱恁麼履踐去，未是衲僧做處。畢竟歸家貧時如何？酒肆人間世，金臺日暮雲。

霜曰：桃紅李白落空墀，破色皈空去；天碧地青懸錦機，朗空圓性時。雲鶴出籠過鳥道，月落澄潭空飽參。密旨不傳時，落處深幽處。且道皈家貧時如何？自位中出頭來，載天笠子，蹈地草鞋，將謂新年路，本是破家夢。

四月一日，上堂曰：余月今朝初一日，滿山綠樹影青青，異苗繁茂只斯是，大地全分畫不成。記得古德山居偈曰：學道先須學貧，學貧後道方親，貧道元無一物，般般受用又新。且道古人向何處容身？須知山河大地伊披毛戴角。遂舉拂子曰：看！看！喚什麼為分外？

霜曰：山河大地受用三昧，自甚處得箇消息來？既是無一物，為甚般般新？既是無分外，為甚道看？故曰：一字不說。懸河辯。

同小參曰，千山鬱密處，凉飄洗夏熱。今日正當眼，利劒是鑌鐵。誰道混底是妄執？山僧曰，妄想是真境。故經曰，居一切時，不起妄念。於諸妄心，亦不息滅。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。於無了知，不辨真實。如恁麼履踐又如何？良久曰，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

霜曰：我聖師遊五天，妙士開一實知見，便引枝牽蔓。若不出世，爭解有這箇消息。畢竟而如何是法住法位？世間相常住。

四月安居結夏，上堂曰：禁足護生曲直中，安居收念又機杼。一爐香氣香滿室，黃面老師弄拙巧。雖然與麼，實到此田地始得。今日與諸人說話看，亂不生一念，即是安居收念；拙不行外路，方是禁足護生。外路既不行，天山地谷皆妙界；一念纔不生，心識意情悉玄處。縱透得此關，也未慶快。且道取什麼為是？便提起坐具曰：看！看！山河大地變作金毛獅子，化成玉牙象王。乃擲下坐具而喝一喝曰：用何建立法門？

霜曰：天地布祥，山河鋪瑞，不妨安居禁足。既是一坐具，變作金獅子、玉象王，須是奇特。就中末後一喝，擲下坐具，意在何處？一喝曰：是什麼？

同小參，曰：天橋橫海上，石人走玉階。玄源歌孰得唱？妙唱奇豈得知？且道令誰識也？鐵牛破夢閑田裡，玉馬著鞭渥洼表。從斯出頭，今時之用，七通八達，處處分曉。

霜曰：天橋橫海上，通古貫今之橋。石人走玉階，一入真到之機。玄源歌孰得唱，位裡消息說向誰。妙唱奇豈得知，澄潭深處始看魚。且道令誰識，傍也角毛完然矣。鐵牛破夢時，耕破劫空田地來。玉馬著鞭時，走過滿洲斡生來。七通八達時，方是處處分曉。在彼同彼，在此同此，彼此混融，而時時得妙。且道是誰分上事。

五月初一日，上堂曰：皐月今朝初旭光，玉輝破暗露堂堂。日日分明久遠事，威音那畔是時祥。或去天外萬年之松下，或來雲中千古之江上，或芬芸而塵中轉身，或峭措而光裡運步，畢竟而天上天下無不伊三昧。且道是承誰恩力？

霜曰：有時觀彼久遠，猶如今日。有時通身及盡去，全體忘性到。依俙移步蘆江晚，髣髴出機古岳前。須知二六時中，全承他扶持，全露自勢力。

同小參，曰：孤山梅雨，汾汾沄沄。熟菓落地，杜鵑啼枝。凉風吹來，水晶簾動。山僧對眾舉是閑言語，道流如何聞得？若將耳自見聞，終難話；若以言思卜度，自屈己。且道因甚如是？縱是黃面瞿曇、碧眼胡僧，難辨別，具眼者自看。

霜曰：佛未出世，早是有箇消息；祖未西來，從古有妙訣在。佛祖未出以前，猶有箇妙義，何況出興出來又闕之耶？且道是什麼道理現成公案？大難！大難！

五月半，蟾上堂曰：君看五月半旬颸，山上雪花滿地飛。烏鷄昨夜入雲外，鷺鶴今朝出紫微。木馬聲聲嘶北風，金鵝口口啼南枝。石翁氣瘦運步斷，玉士情豐豎拳稀。

霜曰：作家若不具如是眼目，何處辨來風之端的？是用格外之機，還佗物表之人。貧道重下注脚，早是成利害。且畢竟如何？

騎虎穿市過，把火去盜猪。

同小參曰：山僧今朝下八句語，諸人各各如何會取？今宵不免重添卑句，且道與今朝是同是別？拈主丈擲下階前曰：佗家自有通霄路，何用從容求別路？巍巍絕頂落潭底，峭峭家風吹滿路。是四句之語。滿堂雲：眾各請次後語，若不然，歸堂打睡看。

霜曰：用晨參暮請，為什麼句句道著，更無分外？雖然，土上加泥，玉上加珠，等閑有四句以續尊韻。諸人如何？一仞烏藤乾坤外，千尺釣絲著魚路，正偏回互又不要，狂笛吹入樵子路。

六月安居半夏，上堂曰：且月今朝半夏辰，修行道者有踈親。明頭合暗賓中主，暗裡含明主中賓。暗暗未明位裡真，明明不暗目前人。畢竟會取又什物？看看崢嶸一角麟。記得宏智古佛陞座曰：妙存湛湛而不有，真照靈靈而不無。更於其間而退步，而看白雲斷處青山瘦。諸人者，如何得恁麼行李去？寂滅真功元無體，無功妙旨太深深。同中有異麤中細，異中有同念裡心。

霜曰：光陰可惜，日月如箭。寸心莫忘，佛祖似流。去聖時遙，來凶處盛。也須發明此事。佛法無異轍，只隨人好處。上根妙器者，一發而便轉，句句吐却向上之勝句妙句。中根好機者，麤中辨細，細中分麤，合取父母成生，口開千聖示宣門。下根志念者，凡中知聖，想裡收心，單單屈膝，時時盡妄。畢竟會取又何物，看看崢嶸一角麟。

同小參，曰：夜間洗熱凉飄飄，六月皎然滿天雪。青林日晚人歸宅，紅谷天明客喚月。一塵入正受，皓皓而向如幻三昧之中；諸塵三昧起，歷歷而得分身三昧之事也。百千法門、萬億妙義，與吾拈來一星事看。若不悉辨，浪破鋪席漢。

霜曰：最初兩句，法身一位之樣子。次一作到密處底模範也。次一結又歸半途，寄宿蘆江，謂之向如幻三昧中。從此相隨來，而事事無碍，謂之得分身三昧事。且道什麼物恁麼得自由？與我道看。若不然，浪破鋪席漢，暫時作箇茶話。聞即聞，飄飄出岫雲，濯濯洗澗月。

六月三五，上堂曰：玉機轉側金堂冷，石室斜開鐵戶明。木雞喚月壺天曉，泥牛吼花客游城。正當恁麼時，青山無心隣白雲，白馬無鞭出蘆花。路不舊道，人不忘家。儼爾歸來，便作水牯牛。角毛頑然，江上之[彳*事]鋤犁，山下罷耕步。須知真實是沙門行履處，然後隨類不墮，隨色不礙。今時衲僧當恁麼參究。

霜曰：初下一鉢位裡，得妙纔轉身。二下一作從此渡線，無鼻之針，半路未得機。三轉妙旨，再著天明。又告胡信四範玄句：寄宿於蘆江來，又破篷[(箇-古+夕)/心]夢，暫時得機少音容。是從淵源澄照之底，能發光，能出應，歷歷諸塵，愕然而不遺。若

能如是體得，將去東家作馬，西家作驢也不妨。且道是孰分上事？

同小參，曰：諸佛出身處，東山水上行。宸閨垂玉簾，雲榻擁天青。三冬之白雪，九夏之綠樹。新見凉水，重增寒氷。安居同眾，禁足護生，早來晚去。若知這箇消息子，橫行天下，脚蹈實地。若未然，東來西去漢。

霜曰，五須彌山，二鐵圍峯。大鵬翔九天，飛龍躍海外。記得僧問雲門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。門曰，東山水上行。僧曰，如何得會。門打一拳曰，是什麼。此攔問一答，與這箇垂語，宛如爺子阿母。畢竟而如何履踐蹋去。貧道驀頭下四句語，是正是偏。眾中逸角者，試斷看。

七月日出，上堂曰：相月今朝日氣旭，梧桐一葉落金風。秋聲瀟索黃文玉，山上滿天愁殺中。目前機用無分外，那裡妙章絕萬工。破夢蝶魂飛大空，失船釣客艤孤篷。胡文新送北來鴻，鄉信始見佗日功。舊山山轉月明後，歸路悠悠玉[王*蒙]瓏。

霜曰：大凡驀始四句，曉今時作用。次四句，曉位中宛轉旁參。次數章，各含妙帶玄，自異中忽同，自同中忽混也。難話處，密通消息。難透時，潛舒異彩。大槩參禪，只要到恁麼歸處耳。

同小參，曰：金氣黃楓半葉紅，晚來漁客倚青松。多多動夢夜凉路，處處偷光午月峰。長安萬里景，大陽千里道。大悲閣前是鼎州，黃鶴樓前鸚鵡洲。下座而曰超方者，委。

霜曰：先師甚用箇話底？四時所關機也無？若於語上見取，只是閑言語；若也言外覓取，又是非本心；若於中間會取，實是野狐精。畢竟頭尾相應一句子有也未？月冷空當午，松寒露滿襟。

七月，安居。解夏，上堂曰：殺氣到來黃葉秋，梧桐老冷隨河流。人間天上無分曉，從古至今誰得酧？恁麼辯得，尚帶滯留；別得一路，正絕蹤由。畢竟有與麼履蹋者乎？自撫掌曰：來也，來也。坐臥經行，東勝身洲。便下座，揖曰：謝雲眾，九旬久立。珍重，珍重。

霜曰：前頭四句，以出世之中不出世。故洞山曰：大陽門下，日日三秋。後頭四句，以不出世之中出世。故洞山曰：明月堂前，時時九夏。且道來也來也又如何？內外虛廓，法界一如。故曰：坐臥經行，東勝身洲。是此大人之相矣。

同小參，曰：天外氣寒，家風自枯，青山運步則石女生兒，木人回氣則鐵漢破夢，月影轉光則日輪正出輝，欄外鬱密而香林在，嶺上凄凉而月正清，是箇好時節。諸人還會麼？能為萬象主，逐四時不凋。

霜曰：天外氣寒，家風自枯，唯獨自明了。青山運步則石女生兒，混沌生一氣而內轉功，木人回氣則鐵漢破夢，月影轉光則日輪出輝，相隨來也不妨。如是得來，尚有氣息在。何故？嘯月窓，吟風軒，猶曰：能為萬象主，逐四時不凋。如山僧不然，曾不露混融機，正是飲茶談笑。

八月吉日，上堂。曰：佛未出世，祖未西來。早是妙法，直是玄談。何用出世，爭論西來。天邊之月睍睍，而浸海底之波。嶺上之松飄飄，而驚澄潭之龍。高山峻峻而聳雲外，低谷深深而冷澤中。這箇消息，縱是靈山調御，定林種族，提携不起。山僧為甚得恁麼？良久，曰：恐是平地之波濤付壯月。

霜曰：未審佛祖未生前，有誰得恁麼見得？恐是壓良成賤，依勢欺人。既是靈山定林共不傳先衲，依誰致得？即今不免兼身在內。雖然與麼，諸人者要會麼？皎玉無瑕，彫文喪德。

同小參，曰：仲秋有月，合浦生珠；草芊有露，陰兔懷胎。忽有箇漢出來，以何試驗？有棒有喝第二三，有句有言七顛倒。拈杖竪拂，成摸成搉；十合曲躬，作禮作儀。且道以何辨得？有問便答，開口見膽；八通九達，不露針鋒。

霜曰：水以杖試，玉以火試，人世以語驗取，衲僧以何驗取？打禪床曰：夜間珍重。

八月半旬，上堂曰：壯月今朝半月明，上來衲子眼睍睍。難瞞眾眼病堂尅，何用洞家兒子情。雖然與麼，誰是活眼睛？試與老僧開雙眸見。若不然，是什麼用處？

霜曰：參禪學悟漢，如麻似粟，作群作隊，未審箇中有久參上士麼？出來豁開自己活眼睛，照破四天下去也。雖然恁麼，龍蛇易辨，衲子難瞞，心如氷雪，寒透骨寒。若不然，是什麼用處？

同小參曰，傳家清白，字字廓脫。玉袋金針，鋒鋒通達。今夜一輪月，千山萬派流。不覺劫壺鐵，巍然沒去留。正恁麼時，是又得，非又得，好惡取捨共得。畢竟如何？良久曰，水天相混處，萬里合同秋。

霜曰：傳家清白。曰：葢是指雪曲。僧問新豐：如何是雪曲？豐曰：清白十分處。以吟不功時，為甚字字廓脫？褒讚先師妙語義也。玉袋金針，鋒鋒通達，此四句只是大功一色也。今夜一輪月，千山萬派流，不覺劫壺鉄，巍然沒去留，此四句正位前一色也。正當恁麼時，是非好惡，取捨俱得，此四句今時一色也。畢竟三色俱得時，如水天相混處，萬里合同秋。

九月初日，上堂曰：玄月今朝白菊辰，含珠天草未開金。重陽九日初陽後，吹起香烟風正新。今日先兼後重陽，預話大眾是什麼用

處？若至九朝，莫道不道，無數菩薩來老僧這裡開無量法門，時人喚作菊花三昧三十棒，喚作無數菩薩三十棒，然後任你携去也。

霜曰：論前言後語，為什麼重陽菊花，誰人不知？玄月朔辰，何人不明？且道朔辰晚尅，不要中間，喚什麼為是？不落秋意，道一句看。

同小參，曰：一段宗要，別無途轍。依一如之本源，當千差之會要。黑暗女在前合掌，功德天在後問訊。嬌梵婆提吐舌，舜若多神點頭。畢竟如何？天台五岳，南岳三峯。

霜曰：有權有實，示偏示正，有時把鐵作金，有時把石作玉，就中最末一句，無人識矣。

九月十五日，上堂曰：鐵夫破夢五更前，石人開眼一壺天。木馬過閭風化後，玉虎振威埜渡邊。主人穩坐草堂前，硬翁獨臥萬芊天。三箇胡猻弄錢夜，格外難求宿鶴邊。

霜曰：一二以明那時之偏正，三四以明自己之賓主，五六以明今時之體用。那時、自己、今時三段，皆是物表作略。故曰：三箇胡孫弄錢夜，格外難求宿鶴邊。是七八兩句，於中奇特，更絕按排。

同小參，曰：宗門中事，古今不藏，凄凄而風隣半空之松，明明而嶺侵高天之月。若於此閑閑得感、了了知時，以報諸聖無上法恩；若於此寂寂不知、寥寥不會，以何開向上關捩，蹈毗盧頂[寧*頁]？且道眾中誰人是得者？

霜曰，宗門中事，歷歷不昧。山河大地，全如來真實知見。古今不藏，靈靈不彰。天上人間，正如來一如本體。何處得來分外底事？喝一喝曰，直下來也，急著眼看。

十月開爐，上堂曰：鬼箭南山射石虎，神鋒北岳刺驪龍。好是滿堂霜月夜，寒氷出火舊家風。

霜曰：南山北岳是陰陽也。於中間有射石虎刺驪龍底手段，即打禪床曰：百雜碎。霜月裡是功也，舊家風是位也是？又於中間有出火底之眼，即打禪床曰：玉關寒。畢竟是可見破關透關。

同小參，曰：陽月今朝初夜間，霜風吹地過金關，今宵分曉開爐火，仁者眉毛燒却寒。記得僧問萬翁：如何是竈火神？翁曰：誰得近？僧曰：為甚道竈火神無面皮？唯隨人好處生。翁打一拳，曰：燒却眉毛也不知。僧作懼勢。這僧以一竈火神欲燒萬翁面目，萬翁潛漱水脉防火，畢竟主賓不覺共燒却眉毛去也。

霜曰：驀頭四句偈，宗門一大事也。即今有人問此偈，如何共燒却眉毛，始應得親切。若容擬議，白雲萬里。自展兩掌，撫而曰：鑒。

十月，安居。結冬，上堂曰：小春霜刃，大家雪機。一堂禪侶，三世結制。時光可惜，歲花不留。自晨至暮，喫飯飲茶。道者一箇，無得禪心。從生至老，著衣談笑。道流半箇，莫知自心。徒勞念情，不識玄旨。苦哉！悲矣！貧道孤老，走年難繫。謹勸雲眾，一生歸信。遂擲下拄杖，曰：看！看！又曰：老僧有什麼伎倆？

霜曰，可銘骨髓，應鏤肌膚。何故？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時不待人，光陰可惜。雖然與麼，至末擲下。主丈意在那裡？驀打禪床曰，看看，有何伎倆？

同小參，曰：彈指圓成八萬門，掌中握却一乾坤；鐵圍倒入黃泉底，一句截流萬水源。畢竟而如何見大唐打鼓、新羅作舞？

霜曰：棲州馬喫稻，福州牛腹飽。語脉一列，具格外機，可有物表作略矣。

十一月朔旦，上堂曰：辜月今朝初一日，正當冬至滿霜月。一陽佳節大家章，字字含玄向白日。展開兩手而曰：石走砂飛。

霜曰：正當今日一陽節，冬至風光拭雪月。霜刃劒氣斬萬天，人間是箇好時節。於中展兩手，是什麼文章？隨後曰：石走砂飛，又是什麼花？言雪上加霜。

同小參，曰：風吹松雪月當空，一色功中轉步同。別路分時無雪月，合同一色落功功。到恁麼田地，始知這箇消息。雖然恁麼，也不因樵子路，爭至葛洪家？

霜曰：時節冷寒，松杉峭峻。一色做處，千山寒色。箇中縱有同中異，只是半途三昧。別得妙處，異言分明。此時一色轉一色，真功合真功。是不因今日事，又爭謂昨旭文。

十一月半望，上堂曰：青山密密而士難到，這裡妙章也絕趣向。白雲幕幕而客不留，裡許消息也離言道。南岳青青而水脉遠，北溪寂寂而氷骨寒。西天日暮，夕陽斜斜。東海天曉，紅日漫漫。畢竟如何會去？

霜曰：青山密密，則古聖先賢又難諳。白雲幕幕，則千聖萬賢共坐冷。南岳西天，北溪東海，法法住自位。三段不同，妙著眼看。

同小參曰：璞玉光寒氷雪氣，松栢操彰湛水裡。分明消息砂中金，丈夫自有冲天志。弄水之鯉魚攀高，隣風之松雨洗玉。夜午霜風，晝行雪雨。霽寒破夜，晴旭照暗。畢竟如何？舉拂子曰：佛杖祖拂，兔角龜毛。

霜曰：寒氷似玉璞，湛水如松栢。是何消息？丈夫王姓，小族鄙姓。天上有日月星辰，地上有草木叢林。畢竟是何消息？安南明條，塞北錦機。嘉州有大象威風，陜府有鐵牛猛吼。

十二月朔吉，上堂曰：除月今朝吉日朝，寒雲斷路韜天橋。紛飛白雪象王窟，騎底普賢在昨霄。理事混然，體用融爾。文殊昨夜入無差之峨嵋，普賢今朝出有差之五臺。帝釋天宮，珠網重重。釋迦猊座，華藏堂堂。良久曰：且道是誰境界？

霜曰：事事圓融，而不碍理談。理理廓通，而不隔事妙。文殊境界普賢坐，普賢境界文殊坐。至這裡，聖凡一如，佛祖道齊。

同小參曰：寒夜無炭衰老衣，凉機透骨古堂微。霜辛雪苦慕先律，雨宿風飡圓後奇。各請歸堂安眠。

霜曰：衣薄寒氣徹鐵骨，身衰萬事懶相說，接物利生何尅休，不如獨坐防天雪。且道是什麼機用？

十二月望辰，上堂曰：北面半窓陰已極，南方全室陽斜得。不關陰氣與陽光，嶺上雪寒白似黑。

霜曰：南北陰陽，宗枝禪根，賓主相待，不渡箇二處，向何處去？四天以上天為極，三界以無色為極，人世以百年為極，四時以冬雪為極，蓋是執極者乎？且道為甚嶺上雪寒白似黑？試請辨看。

同小參。曰，天寒而梅勒於花，地冷而水浸於魚。所以道，寒則普天普地寒，熱則滿天滿地熱。且道何處下觜？記得問洞山和尚：寒暑依然到來，如何迴避？山曰，何不去無寒暑處？僧曰，如何是無寒暑處？山曰，寒時寒殺闍梨，熱時熱殺闍梨。先師宏智和尚拈之曰，一盤黑白互交羅，生殺其中細琢磨。樵人疑著當頭著，不覺腰間爛斧柯。新豐答話，八字打開。老子拈趣，兩手分付。且如山僧又作麼生？寒凉徹骨時，通身難去處。其間有眼在，新豐一曲子。

霜曰：驀頭兩句，光前絕後。天寒則梅梢勒清容之花，地冷則澄水浸潛躍之魚。是同是別，子細著眼看。

歲末上堂，拈拄杖曰：鐵樹風花物外春，一陽未發不傳真。自斯織出錦機夢，江月布祥碧浪新。靠烏藤而曰：年來普話自家禪，子細相看說歲遷。正當今日又何事？八角磨盤走九天。便下座曰：謝雲眾久立，珍重！珍重！

霜曰：前頭四句從古位來至佛階，又從佛境來出凡境。且道後頭四句自見非自見得？為甚恁恁麼？就中佗有道：八角磨盤走九天。是何時節？

同小參曰：今霄分歲限陰陽，賓主交和曾不藏，寒雪苦辛霜後路，明朝明旭露春芳。記得僧問古德：舊年已去，新歲又來，於箇中間如何是不遷？德下禪床揖曰：今夜雪寒，來朝花信。僧喝曰：今夜來朝且致，中間不遷之眼如何？德曰：謝你箇重問。且道古德是慧光普照，這僧是無處不明，諸人如何委悉去？良久曰：玉珠連朵萬

年松，金鶴飛梢一樣桐，三吉九祥當現座，千銀七寶淨慈峯，滿堂雲眾一時立。作禮而去。

霜曰：妙玄所說，金言所吐，千祥萬吉，三才分明，七處高平。最初一偈，以曉不落今時古位新舊底時節，故引古德問答而示之也。最尾一偈，變大地作黃金，攪長河成酥酪，且道是誰恩力？淨慈老衲有長處，山僧知之有分，諸人又如何履踐得恁麼奇特去也？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一

住萬壽小師比丘籫溪老人了廣　編

上堂，曰：家音歷歷，而運用堂堂矣。綠岩雲幕，而翠岑色尖也。知有這箇消息，以報不報之恩。時有僧出眾，問：如何是不報恩？師曰：者箇是報恩底事。僧曰：此外作麼生？師曰：天高東南，地傾西北。僧禮拜，師曰：只恐不恁麼承當。師乃曰：只箇玄妙訣，從來無異轍。撥開千嶂雲，放出一天月。建化門頭事，山僧未曾說。再來花木春，佛祖也難決。便下座。

石霜曰：佛未出世，西天說法。祖未西來，此有妙訣。良久曰：點。

上堂曰：衲僧活眼睛，見破四天明。六門之活計，處處而現成。不借他相貌底漢，有麼也未？時有僧出問：如何是衲僧活眼睛？師曰：鑑在機前。僧曰：見破四天明時如何？師曰：誰解於論？僧曰：六門活計何人分上事？師曰：露露堂堂曾不藏。僧曰：處處現成底事如何商量？師曰：明明歷歷共難語。師乃曰：家風是自己，自己是家風。一如身心眼，全體是玄翁。汝等諸人還知之有分乎？便下座。

霜曰：盡世界皆是沙門一隻眼，悉是上妙道千聖心，喚什麼為自己？喚什麼為家風？此語金玉高價千斤。

上堂，曰：直把須彌鎚子，正打虛空皷子。穩坐寥寥而不妨，全身寂寂而忘志。正當恁麼時節，誰人與吾出氣？時有僧問：何人直把鎚子？師曰：問取堂中聖僧。僧曰：和尚打皷子否？師曰：覓得門外金剛。僧曰：穩坐不妨、全身忘志時如何？師曰：尋討滿堂雲眾。僧曰：和尚為什麼不道？師曰：你何不聞得？僧曰：是！是！師曰：不是！不是！師曰：有問有答，成道成理，有言有句，作計作較，畢竟非吾家具子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拈起金鎚，則直下打玉皷，聲響[音*(夕/斗)][音*(夕/斗)]矣。音塵紛紛，也是什麼？

上堂曰：吾門廣大，從古難入。徒展兩脚，不蹈階級。元非宮內，豈得建立？正當與麼時，出門無及。時有僧問：不是解脫不思議門麼？師曰：出入從來相不妨，師資何用三展禮？僧曰：恁麼則為甚麼道從古難入？師曰：門門歷歷，步步明明，何用出入？僧曰：未審有內外否？師曰：表裡元無分外。僧曰：若無分外，為甚麼出門難及？師曰：吾特謝此問。師乃曰：或說成住壞空，或示苦集滅道。又曰：十如一實，也宣三密四曼。畢竟山僧有一句子，要會麼？天南北，地東西。

霜曰：若而有努力，老而無觔骨。朝帶於曉風，晚見紅輝日。
上堂曰：青山山上，白雲雲下。戶外水寒，波心船點。正當恁麼時，有知音底人麼？時有僧問：青山山上時，白雲雲下處。和尚還有分也無？師曰：傍也。僧曰：正當恁麼時如何？師曰：眼在脚跟下。僧便喝。師曰：倒屙為什麼？師乃曰：妙處徹底妙，玄處徹底玄。獨知分外事，誰見壺中天？便下座。

霜曰：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。驀頭莫滯留，半途勿暫顧。
上堂曰：真到做處，清虛妙體。時時隨後，步步在前。諸禪德如何商量？時有僧出問：如何是真到做處？師曰：直下見電光，驀頭欺石火。僧曰：於此如何領略？師喝曰：倒退三千。僧曰：清虛妙體又如何上和？師曰：上至有頂天，下至阿鼻獄。僧曰：是何物？師曰：汝問吾聱！師乃曰：不思議一段，要不可得三世心。箇箇人人受用，光恩照破古今。

霜曰：過現未來事且致，直下電光，驀頭石火，是什麼時節？若不然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諸人者如何見？
上堂曰：以大圓覺，為我伽藍。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。身心安居，平等性智。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至這裡，諸禪德還有分踈也無？時有僧出眾問：既是山河大地圓覺伽藍，以何為驗？師拈拄杖曰：是什麼？僧曰：豈莫天上天下安居性智耶？師擲下拄杖曰：恁麼不可也。僧曰：畢竟作麼生？師曰：歸堂穩坐。師乃曰：惠日普上太虛天，心月朗下紅綿地。箇中何人是出頭者？下語也不到，奇語也不用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野草芳菲紅錦地，遊絲寥亂碧羅天。安居性智是何物？圓覺伽藍不聖賢。此四句與古人如何有人辨得？大好！大好！
上堂曰：玉龍起雨上東天，石虎出風下北山。夜兔穿雲南海底，晝烏破暗西畔岩。中間有物，大眾如何看？時有僧出眾問：未審是何物？師曰：頭長三尺，頸短二寸。僧曰：此是化幻之身，真實是何物？師曰：眉間有眼，胸間有口。僧曰：和尚還捉得伊麼？師曰：人人闕伊，一時不得。僧禮拜，師乃曰：那吒屈膝而夜叉開眼也。時人喚作化幻不可，且道喚作什麼？七尺烏藤倒上天，八臂竹篦橫下地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是箇時節，佛祖也難出，人天也難入。雖然，闕伊一時不得，又如何？普州人送賊。
上堂，曰：家傳妙旨不言語，洞上真機絕外來。若有人云知父道，孤然孫子笑咍咍。時有僧出眾，問：密密閑田，不用機邊。如何是妙旨？師曰：好箇消息子。僧曰：寥寥作用，不離人天。如何是真機？師曰：好箇消息子。僧曰：子十成減父半德，作麼生是父孃？師曰：者箇是兒孫。僧曰：和尚作父孃也無？師曰：謝子箇孝養。

師乃曰：子歸就父，猶存孝養，了了而未為是；臣以朝君，尚帶凝然，真真而不為重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轉步於位中，移身於劫外，玉龍退骨則雲幕於跡，金鷄移栖則桐冷於月，畢竟去時有何消息？子。

上堂曰：路遮戶外，家包雲中。客游三月，主居月宮。時有僧出眾問：未審此箇什麼境界？師曰：夜渡有輝含古月，秋雲無雨袍青山。僧曰：還轉身也無？師曰：玉壺中有轉身路。僧曰：全轉時如何？師曰：至這裡始得。師乃曰：賓雖賓也，主家之恩光也。主雖主也，賓家之佐輔也。主賓相合，正偏相應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果然如所說。君雖君也，無臣佐不可為君。臣雖臣也，無君勅不可為臣。君臣相融，而天下方收。

上堂曰：風波滅盡而悔當時之事，碧海澄明而恨十分之恩，潭水月落而帶清光之影，壺天雲盡而存青霄之晴，畢竟如何？時有僧出眾問：風波滅盡時，為甚悔當時之事？師曰：猶帶今時機。僧曰：碧海澄明處，依何恨十分之恩？師曰：尚存自己妙。僧曰：潭月沉時，何帶清光之影？師曰：太具殘月輝。僧曰：壺雲散處，爭存青霄之晴？師曰：且得尊貴路。僧曰：竟如何辨得？師曰：傍也。師乃曰：盡色未空，歸空未真，絕真未妙，除妙未玄，箇中有辨取得者麼？便下座。

霜曰：用階級，論途轍，山僧不然。直入深山曾未出，有人覓取百千里。

上堂，曰：稜稜一氣未生，凄凄一神未現，默默風未起波，皎皎月未發光，歷歷萬象未亂，明明森羅未參。還體悉麼？呵呵大笑，曰：贏得三千，自損萬德。時有僧出眾，問：一氣未生時，和尚還知麼？師曰：慚愧。僧曰：風未起波處，和尚如何道？師曰：罪過。僧曰：萬象未亂時，和尚得見麼？師曰：報酬。僧曰：贏得三千，自損萬德又如何？師曰：皎玉無瑕，彫文喪德。師乃曰：示妙說玄，都是建立。宣法話佛，悉是造次。山僧恁麼說話，又是拂塵生埃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寒山拾得及第不得，碧眼黃頭遂是難得。

上堂，曰：佛日高懸，祖月彌朗。僧雲漫漫，法雨浩浩。禪林花發，教風春迎。正當恁麼時，誰是出頭人？時有僧出眾禮拜，師曰：你見景色風月那？僧曰：此是觀音三昧樣子。師曰：你道何處是普門？僧曰：勘破了也。師曰：恁麼則有二菩薩。僧又禮拜，師乃曰：適來如上座子道：春色千林花正開，秋潭萬水月猶明。夏熱綠楊影滿地，冬寒白樹覆前庭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妙音觀世音，風聲雨露聲也。梵音海潮音，江浪碧灣波也。

上堂，曰：少室胡僧，履子留隻；米樹應供，趺子出雙。新豐老人問殺首座，大陽兄者兼養青鷂。諸人幸是吾家客，何得不會？時有僧出眾，問：古聖恁麼作略，得後風流，學人如何會得？師曰：驀面家風，不容擬議。僧曰：大疑，大疑。師曰：道看。僧拂袖而去。師曰：終始不錯。師乃曰：學悟之要，是須真到之要；參禪之路，又宜妙契之路。各請分半席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用古今通貫眼，論是非不及玅，且道因孰致得？

上堂曰：一道恩光，萬年難報；千言學語，三世易聞。正於中當如何撥轉？時有僧出眾問：和尚恐是寬蹤由。師打曰：你道是什麼時節？僧於此忽然大悟。師乃曰：吾十一歲間宣深示淺，今朝始逢知音，千祥多多。何故？三年擲釣絲，一夕得金鱗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熟菓不堪枝，劒氣不妨天。這僧知痛痒，老衲分機宜。

上堂曰：枯木雲籠秀，雲中袍玉立。寒潭月夜圓，潭底侵魚入。回頭開正眼，頭上戴帽出。芳草破春烟，草芊拂天內。眾中有道得麼？時有僧出眾問：諸聖出來作何事？師曰：為子不會取。僧曰：好箇消息，某甲 曾不會取。師曰：早知你落處。僧禮拜，師曰：錯。師乃曰：若會得，是靈山迦葉。若不會，也少林慧可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鷲峰笑暖，少林座寒。劫前花一點，戶外春猶關。

上堂曰：綠岩枯木，不落人間。紅谷芳草，不厭溫寒。西南東北，各不相關。三段玄處，正開眼看。時有僧出眾問：如何是綠岩枯木？師曰：刀斧斫不開。僧曰：如何是紅谷芳草？師曰：鐵鎗刈不盡。如何刈得？僧曰：西南東北是什麼用處？師曰：目前分外不相妨。師乃曰：妙玄田地自可到，靈性做處自可坐，分明時節自可見。務力問他不得悟，自透頂到便下座。

霜曰：有時高，有時低，或露或明，畢竟而可有自鑑之照。雖然恁麼，實到此田地始得。

上堂曰：圓蟾出冷，晶旭入暖。惠光破暗，才輝照明。中間有一佛出世，若人見得，非有自己妙有，又知有沙界周光。時有僧出眾問妙有：周光且致，如何是一佛出世？師曰：照東方萬八千土。僧曰：恁麼則天上地下諸法實相。師曰：你何具龍樹智惠？僧曰：和尚何得馬鳴妙才？師曰：恁麼也不分耶？僧乃作禮而去。師送曰：忌口三十年。師乃曰：無見頂相，諸人不知。楞嚴妙光，沙界普照。故曰：世尊光射阿難肩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朝旭夕陽，初月殘照。目前境域，自猶可看。眼中青色，誰敢得見。開正眼睛，須活心人。

上堂曰：運步堂堂，通身歷歷。東道西說，南來北去。全得寸心，直用尺情。拈拄杖曰：自家方寸主人公，直得掌中木上座。舉拂子

曰：老僧八十年來，要正承手裡毫。長老具眼者看看。時有僧出眾問：畢竟相去多少？師曰：你是學人分上事。僧曰：師家分上事如何？師澄然叉手。師乃曰：自家二六時中，全承他恩力去。起居動靜，一如之體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有水易捿天上月，無林難宿北來鴻。

上堂曰：古佛道場，尚乘車子。澄源潭水，猶棹狐舟。夜鶴穿潭底，雲月落銀籠。天龍無雨，汗馬而無鞭也。從此出生犢牛兒，金吼銀聲滿蘆水。微毛依舊正受之中，玄角又帶漫雪草。一回倒騎牧童夢，數笛吹來樵子歌。時有僧出眾問：畢竟學人如何商量去也？師曰：徹頂透底，是須恁麼會。僧便禮拜。師曰：吾家種草，不求杜撰。師乃曰：玄談妙句，一點不著。金言華語，一塵不用。請試與我道看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古佛道場，不要坐著。夜鶴雲月，穿過落盡。天龍汗馬，絕雨離鞭。方外誰敢論量，自是妙底少得機。又歸本途時，犢牛生兒，毛角完爾。雖然如是，未是耕破箇田地。須醒半夢，又吹狂笛。箇時遍蹄混泥塵，不露真機。且道此猶是出世邊事，畢竟不出世時如何？吾家種草，不求杜撰。

上堂曰：行脚大事，一段宗要。直拈起兔角佛杖，正舉著龜毛祖拂。若人拈起舉著，時人盡有禮謝在。時有僧出眾問：堂中一會客，悉是行脚漢，未是見兔角龜毛。請師垂示。師拋下杖拂曰：見之不執，千載難逢。僧擬議，師喝曰：且去也。師乃曰：來也龍蛇飛出，去也象虎哮嘯。見聞玄色妙聲，卜度了思真量。故曰：如之外無智，智之外無如。如如皎潔，智智清淨。大凡般若之心耳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空空如如，而寂寂真真也。黃花為般若，翠竹為真如。飲光密付，阿難正知。淨名默處，文殊可聞。畢竟而是什麼力？學者不具此眼目，焉辨皂白？

上堂曰：心心通達，而法法圓成也。佛佛相授，而祖祖付傳也。雲眾之中，喫茶之間，還有信得及乎？時有僧出眾問：既是心法通圓處，正是佛祖授傳時。此外喚什麼為外道？師曰：這箇道理為外道。僧曰：無道理時如何？師呵呵大笑曰：柰何這道理也。師乃曰：銀河波淨，曉星亂蜑。日宮光冷，暮凉拭晴。蒹葭風微欄外聲，玉樹枝動檻前流。老僧恁麼說話，有何氣猷？便下座。

霜曰：貧道不及讚歎，何故如此？正正時正是偏，偏偏時偏是正，正偏和融，高低普應，畢竟悉窮麼？江岸風濤暮，蘆村景色靜。

上堂，曰：深深而深，入梅花之曲；潛潛而潛，含白雪之調。石人之舞袖，玉女之笙歌，好一場曲調，是何音響？時有僧出眾，問：

一種沒絃之琴，妙手彈得甚希。師曰：你道是誰家曲子？僧曰：幸有主山點頭，案山回顧也。師曰：早恁麼當些子。師乃曰：流水奏於沒絃之調，夜明彈於玉琴之曲，鐵夫笑於芳草之莖，石漢歎於春煙之夢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也太奇，也太奇，露柱說法燈籠聽。

上堂曰：密密妙唱，豈以舌相乎？堂堂真歌，寧以音聲乎？千年老鶴夢醒後，一箇小僧吟結前。兩墀風景畢竟如何？時有僧出眾問：如何是那邊風景色？師曰：青山高聳雲袍跡。僧曰：如何是這邊風景色？師曰：流水遠，流水變波。僧曰：畢竟如何？師曰：花露殘春一樣芳，月餘潭底萬年光。師乃曰：水脉冷寒凉焫焫，雲形虛幕露堂堂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衲僧一樣子，古者千家風。弄高深碧霄，用低淺紅墀，體用偏正一時新。

上堂，曰：春夢朦朧，秋月玲瓏，夏凉寂寂，冬寒空空。時有僧出眾，問：逐四季不轉又何物？師曰：你聞耶？僧曰：指屋後，喚堦前，喚白猿，打黑狗。師曰：且不許外人聞。師乃曰：吾門有回互不回互底時節，我家有出世不出世底樣子。回互時不可見回互，出世時不可見出世。意在那裡？眼於何處？便下座。

霜曰：浙之東西，湖之南北。便舉拳頭曰：這箇是什麼消息子？回互時意在不回互，出世時眼於不出世。

上堂曰：梁土皇帝，南天太子，相見端的不識，妙旨直下不入。擬議驀頭，廓然無聖。時有僧出眾問：對面無私，端當偏公。如何是不識？師打曰：好箇消息，聞即聞。僧曰：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。師曰：三祖來也。師乃曰：廓然不識莫公私，太子皇帝對面時。一片檀香爐上火，殘紅吹起發花枝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上古七佛，下生諸聖。西天四七，東土二三。畢竟至這裡，如何識得？又曰：點。

上堂曰：靈劒刃輝在匣中，清光所照侵虛空。密通消息不傳句，天上人間功不同焉。時有僧出眾問：未審是何章句？師曰：道得始會取。僧曰：和尚還知麼？師曰：汝是禪和子。師乃曰：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字字含妙，言言咄真。出林之猛虎，入水之蒼龍。是是可可，不是不可。

上堂，曰：有時破關知落處，有時透關辯密旨，有時妙容拜位裡，有時光燭囑機頭。箇中有體用賓主，箇中有宛轉傍參焉。時有僧出眾，問：如何是破關眼？師便打。僧曰：落處又如何？師曰：蘆月江波相映紅。僧曰：透關機如何商略？師便喝。僧曰：如何是密旨？師曰：君臣合道主賓同。僧曰：畢竟作麼生？師曰：長江水上

波千走，低谷溪邊草萬叢。師乃曰：朝說暮說，出廣長舌。坐臥經行，萬里鑌鐵。拈拄杖，曰：是什麼？便下座。

霜曰：真聞真見，妙至妙到。玄思玄量，幽密幽顯。雖然與麼，徹底自到。

上堂，曰：向去位裡，則雲袍跡山空。却來機頭，則火洗玉路工。不去不來，則石蛇臥芊叢。畢竟通會，則海天普合同。佛祖未興，則消息難通。人天未識，則妙處無窮。縱是恁麼，端的不中。且至這裏，莫指西東。時有僧出眾，問：如何是向去底眼？師曰：直入海底，泥牛忘蹤。僧曰：如何是却來底眼？師曰：早出欄前，玉馬嘶風。僧曰：作麼生是不去不來底眼？師曰：獨坐雲榻，自居太空。僧曰：畢竟通會時若當？師曰：三載金毛，群裏絕同。僧曰：佛祖未興前，何人得去？師曰：日上綠樹，月落水中。僧曰：人天未識時，且道以何為是？師曰：魚行酒肆，來往無窮。僧曰：不用前言後語。師喝，曰：點鐵為金，轉蛇成龍。僧曰：一一蒙示誨，格外玄機又如何？師曰：月出句裡，花入吟中。師乃曰：一段大事，古今難通。三乘曲說，去來易空。衲僧眼目，端的無工。禪和信趣，脫然絕蹤。雖然與麼，會取始窮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多虛不如少實。三載金毛群裡，絕同那人。幻人真人，皆智寂妄之三段也。一時會取時，正絕同侶。且道端的一句又如何？鐵鎚擊碎黃金骨，天地之間是何物？隨後一喝曰：按排不少焉。

上堂曰：不夜真燈，破夜心月。穿日玄談，不日妙訣。一句了然，不涉途轍。試請道看。時有僧出眾問：如何是破夜心月？師曰：不留暗裡。僧曰：如何是不日妙訣？師曰：不居明中。僧曰：一句了然，途轍難合。正當恁麼時如何？師打曰：蹉過也不知。師乃曰：一句截流，萬派不朝。千差斷徑，三身不妨。有時暗裡出明，有時明中入暗。諸人如何商量？便下座。

霜曰：不涉明暗，也不是真。明暗元不實，以什麼為是？更參三十年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二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三(石霜明摠禪師下語寄言)

住萬壽小師比丘簪谿老人了廣　編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達磨大師道：外罷諸緣，內無喘息。心如墻壁，以可入道。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你還體得麼？僧禮拜，師曰：真實報恩者。僧曰：且道墻壁有何心？師曰：宛似鐵牛機。僧曰：恁麼則識得無分耶？師曰：速道！速道！僧曰：和尚道得麼？師曰：你箇答勝佛祖之機用。僧曰：果然某甲罪過。師曰：老僧有過。師乃有偈曰：外罷諸緣絕言語，內無喘息合幽玄。心如墻壁忘功處，以入道源空劫前。

霜曰：醉人之口邊，白日之心玄。了了勿蹤跡，深深忘聖賢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孤山和尚道：少林分雪後，斷臂神光悟。貧道滿霜床，知音無一箇。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分雪來而始得。僧曰：和尚還有分也無？師曰：老拙三十年前屙却了也。僧曰：即今事如何？師曰：當座冷寒老骨瘦。師乃有偈曰：一回轉意光，千里絕情方。悟後夢醒後，孤然坐古堂。

霜曰：慧可不傳心，胡僧未得吟。孤山自得老，兩度情猶深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曹溪大師道：慧能無伎倆，不斷百思想。對境心數起，菩提如何長？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早是成伎倆。僧曰：學人如何會去？師曰：江水淺淺流不濁。僧曰：是什麼消息？師曰：江上青青草非枯。僧曰：柰學人疑著何？師曰：來說是非人，便是是非人。師乃有偈曰：少而可努力，老而可歇心。都盧懶萬事，雙眸淚濕襟。

霜曰：老少無窮歲寒之心，貴賤有隔衫衣之襟。伎倆無一點，高價有千金。蘆江浪激空，藻海魚游深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雲門大師道：舉不顧，便差互。擬思量，何劫悟？此意作麼生？師喝曰：此去一千年，切忌頻舉著。僧曰：然是大陽之兒孫，何用恁麼之手段？師曰：你看石火光中有出身路。僧曰：是何時節？師打禪床，僧禮拜，師曰：千錯。師乃有偈曰：直下撥開木上座，驀端握却毫長老。衲僧氣宇乾坤外，一夜寒氷通體到。

霜曰：句下承當去，言端觸著來。若於心切不疑處道得，不妨鐵觜開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雲居和尚道：你若會取，則迦葉不覆藏。若不會取，則世尊有密語。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朝聞孔道，夕知老孝。僧曰：儒道即不問，釋迦如何？師曰：夫子欲無詞，世塵不得休。僧曰：會不會且致，如何是如來密語？師曰：昨夜玉人眠。僧曰：

頭陀微笑又如何？師曰：今朝石漢眼。僧曰：何人得知？師曰：錯！錯！師乃有偈曰：玉人深睡澄潭妙，石漢眼開花岳笑。不是今朝新發悟，三生大定了知少。

霜曰：日中之黑花，夜午之青芭。風骨夢清後，月機出碧蘿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明安大師道：莫守寒岩異草青，坐却白雲宗不妙。賓主難分一段事，君臣合道萬年笑。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穩坐位中不是，落在功中不是。僧曰：賓主難分時如何？師曰：老僧眉毛宛如上坐。僧曰：君臣合道時如何？師曰：內外本混然，正偏何不二？僧曰：畢竟相去多少？師曰：清光隨處香，幽鳥喚春忙。師乃有偈曰：一回得妙，二度忘妙。急急歸雲，堆堆白雲。別增真照，殊出月照。芬芸百花，馥郁紅花。春窓暖笑，破家好笑。

霜曰：青山傾蓋白雲中，白雲催春紅谷風。紅葉告秋黃閣下，黃泉激水碧樓龍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芙蓉和尚道：春有百花，夏有凉風，秋有紅葉，冬有白雪。若於一一之妙法，心在不生，念在不滅，何妨了了玄幽處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你還恁麼體悉麼？僧曰：某甲 曾不會。師曰：不會共難話會。僧曰：雖然如是，和尚還悉窮麼？師曰：兼身在內，老僧不逃。僧曰：畢竟如何領會？師曰：分明消息子，江上沙鷗語。師乃有偈曰：人間無佛時，早是如來機。世界無塵境，新看深妙奇。若具此眼，便人天師。忽有這漢，何用擬議？

霜曰：少年曾歷無塵境，老去未知無佛時。何事蒼松龍似曲，始看班石虎如機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梁山和尚道：石室山高，柴門路遠。白轆天聳，幽居人少。箇中有人不在掌中，其外無物不屬心外。外展廣長舌相，內傳無盡燈光。未審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黃金滿一國。僧曰：是什麼機用？師曰：無影樹下合同船。僧曰：何人得乘去？師曰：瑠璃殿上無知識。僧曰：畢竟而作麼生？師曰：南海波斯失舶時。師乃有偈曰：定林隻履，天台椰[木*栗]。鈯斧住山，橫擔鑌鐵。獨有雲床老胡僧，徒見夜中天上月。目前無極分外心，少室花容是妙訣。

霜曰：水在碧沙白轆雪，月回葉底芙蓉堂。箇中瀟灑靈床主，寒榻風流虛廓方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曹山和尚道：當頭無諱忌，語路若何迴？不是本分事，一花五葉開。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君臣合道，四臣不通。僧曰：正與麼時如何？師曰：言思不及，語量不至。僧曰：為甚道不是本分事，一華五葉開？師曰：不迎枯木暖，爭辨劫前春？僧曰：可謂中的難忘五位中。師曰：山僧又恁麼，唯恐不與麼。師乃

有偈曰：正偏融融而路斷於鳥道之表，君臣堂堂而容儼於玉殿之中。到底難說，妙處絕同。別得傍道，見萬年松。

霜曰：不回互之時，是回互之時。未出世之處，正出世之機。話盡山雲海月意，此非面目又存師。

上堂，因僧問：記得丹霞和尚道：日照孤峰翠，月臨溪水寒。祖師玄妙訣，莫向寸心安。未審此意作麼生？師曰：佛祖不傳心，人天不得金。僧曰：教誰識得？師曰：這漢未出家前。僧曰：爭解恁麼說話？師曰：好箇時節。僧禮拜，師曰：似是而非，壓良成賤。師乃有偈曰：皎皎而月澄，嶺上之孤松。凄凄而風渡，半夜之空中。深深也妙訣，自坐少林之峯。了了也真氣，元居虛谷之功。

霜曰：水流西畔，而帶紅輝之斜陽；雲出東海，而殘曉星之夜光。凉蟾秋冷，寒旭冬藏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吾門五位綱要，還許學人請問也否？師曰：門門廓達，處處靈通。一一問取來，句句答話去。僧曰：無中忽有處，如何是正中偏？師曰：三年不改父之道。應曰：古今孝之始。僧曰：有中忽無處，如何是偏中正？師曰：一歲不須國之制，新舊可為嫡之牓。僧曰：無中貴無處，如何是正中來？師曰：君雖君也，不可臣以不為臣。僧曰：有中貴有處，如何是偏中至？師曰：臣雖臣也，不可君以不為君。僧曰：有無及盡處，如何是兼中到？師曰：忍之乎？孰不可忍耶？僧於此作禮而去。師送曰：賓客因來柴石門，再開老口話吾風。師乃有總頌曰：一片天光三五風，玉墀吹斷嶺頭松。巍然山上澄湛下，忽爾雲同霜月中。堆堆全體乾坤裡，密密滿心天地表。碌碌[石*山][石*山]通用眼，驪珠擊碎草芊忡。

霜曰：一片天光三五風，三處五位一如家風。玉墀吹斷嶺頭松，自己賓主同中之同，巍然山上澄湛下。那時偏正異中之異，忽爾雲同。霜月中重寄宿於鳳巢梧桐：堆堆全體乾坤裡，左撥右轉不在機鋒。密密滿心天地表，破眼穿耳不關春冬。碌碌[石*山][石*山]通用眼，處處步步皆在其中。驪珠擊碎草芊忡，連玉瓊葉宛似飛龍。且道畢竟如何？靈通良久曰：寒雲一點，凉月半空。蒹葭風靜，河漢月中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大陽和尚有三句，還許學人請問也無？師曰：舉龜拂，拈兔杖，答問無私出來。僧曰：白雲覆青山，青山頂不露。如何是平常無生句？師曰：蘆月混遍偏裡正。僧曰：寶殿無人處，梧桐不植時。如何是妙玄無私句？師曰：深深金殿侍猶空。僧曰：一手指空時，石馬出紗籠。如何是體明無盡句？師曰：門裡綠苔重又新。僧曰：畢竟作麼生？師曰：洗珠瑞雨，梳柳祥風。僧曰：引得黃鶯下柳條。師送曰：十年磨一劒，霜刃未曾試。

師乃有總頌曰：路斷無依著，滿船乘雪月。夜午不相關，全體蹈金鐵。唱出歸家歌，恣吹還鄉曲。從斯野子夢，徒爾難分節。

霜曰：路斷無依著，一到不疑地。滿船乘雪月，蘆客絕慮知。夜午不相關，別得壺天氣。全體蹈金鐵，丈夫自忘志。唱出歸家歌，從來離角徵。恣吹還鄉曲，脫本非道理。從斯野子夢，一任泥塵地。徒爾難分節，泯然忘理事。且道畢竟如何呈似？良久曰：寒梅一點笑南枝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，記得翠岩和尚有四句，冀聞其真要。師曰，何一一不通來。僧曰，猿叫嶺上，聲入雲中。如何是轉位就功句。師曰，銀河波一釣。僧曰，鶴唳林頭，翼出檻外。如何是轉功就位句。師曰，月宮光萬潭。僧曰，天海一色，殺氣到來。如何是功位齊顯句。師曰，位裡出頭來。僧曰，花色破春，千泉不留。如何是功位俱隱句。師曰，此去北天高。僧曰，幸蒙和尚示誨，瓦解氷消去。師曰，這箇是口傳信受底樣子。師乃有總頌曰，轉功就位，獨看古風。再通消息，轉位就功。功位齊顯，千岳萬峯。又轉春芳，俱隱位功。畢竟不用，頻弄萬工。

霜曰：獨看古風，萬里絕同。再通消息，潛來舊功。千岳萬峯處處，猛翁又轉春芳。劫外花紅頻弄，萬工所得偏空。良久曰：雲松侵月夜明瓏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宏智祖翁有四借，冀聽其妙要。師曰：花須連夜發，不待曉風吹。僧曰：同中有異，借功明位時如何？師曰：蘆花隱舶。僧曰：異中有同，借位明功時如何？師曰：青山慕雲。僧曰：異中同，同中異，借借不借借時如何？師曰：澄潭月落，澄水雲起。僧曰：不用異同異中異，全超不借借時如何？師曰：方外誰敢為度量？僧曰：混然事作麼生？師曰：超方者委焉。師乃有總頌曰：祖翁四借吾門事，密密踈踈著眼視。位裡有功隱裡顯，功中有位弟中師。功位不須功位外，主賓不揀主賓機。偏正回互沒分曉，樵子笠穿戴月歸。

霜曰，密密踈踈著眼視，踈細難分。位裡有功隱裡顯，功位潛分。功中有位弟中師，深淺密分。功位不須功位外，君臣道合。賓家不揀主家機，偏正相合。偏正回互沒分曉，佛祖不合。樵子笠穿戴月歸，千聖共合。良久曰，天明海暮清波合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曹山和尚有四禁語，學人如何商略？師曰：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。僧曰：步步無分外，心心沒異同。不行心處路時如何？師曰：肯即是。僧曰：海深南北，山上東西。不掛本來衣時如何？師曰：落頑空。僧曰：月當松梢，雲滿寒榻。何須正恁麼？師曰：坐黑暗。僧曰：混沌未分，半夜更深。切忌未生前。師曰：著真空。僧曰：畢竟向什麼處安身立命？師曰：南岑風

隣北山松，西暮日昏東海空。師乃有總頌曰：不行心處，不盡凡心。若於心處，見於凡心。不妨箇箇，了得心心。不掛本衣，不著元裳。自求本衣，再裝元裳。不用人人，會取堂堂。何須正當，何坐空床。正當恁麼，尚在虛旁。切忌未生，坐妙路方。如起歸信，更堪厚賞。畢竟捨去，一樹花香。

霜曰，不行心處路，別求異心路。若能如是見，破家失本路。不掛本來衣，須令有悟路。自求凡境心，更無新到路。何須正恁麼，猶有不轉路。若不離斯家，獨坐頑空路。切忌未生時，父母不知路。於斯不歸來，終不得活路。良久曰，荷樵瀟灑歸家路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投子和尚有三器，學人未明，請師甄別。師曰：試問看。僧曰：直以格調，妙奏奇曲。上正之器如何見？師曰：向上人而始得知。僧曰：以妙手將彈玉調。中當之器如何見？師曰：與諸佛齊肩初會。僧曰：實以活眼，見破天容。下偏之器如何見？師曰：今時虛廓方通達。僧曰：學人分上事已知，主家活計事又如何？師曰：碧眼胡僧曾未識，黃頭老子又難諳。僧便禮拜。師曰：且去。師乃有總頌曰：上正之器，根密密而難言。中當之器，要了了而幽玄。下偏之器，見明明而滿天。學人分上事，紛紛而不玄。主家活計事，寂寂而不傳。

霜曰：千聖也不傳，上正之妙器。諸佛共授傳，中當之真器。人天普見取，下偏之玄器。衲子之三昧，不出於三器。宗旨之精要，不在於孤器。良久曰：雲月出樓頭，雨水回萬器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跡山大師有三路，未審其旨如何？師曰：吾望子也久。僧曰：端的難分。如何是一路滑如苔？師曰：三世諸佛忙然徒弄蹤。僧曰：學人如何會去？師喝曰：忘前失後漢。僧曰：步步蹈雪。如何是蔟花蔟錦路？師曰：一如本不如，蘆雪混天水。僧曰：莫是法身邊之事耶？師曰：自己之真功，是須徹底到。僧曰：深密難入。如何是荊棘叢林路？師曰：山上萬天外，到者未曾有。僧曰：和尚却到也否？師曰：賓主相忘處，是須透頂到。僧曰：一一祇對既如此，物表作略又如何？師曰：山中一箇主人公，不落正偏絕異同。師乃有總頌曰：不覺蹈過鑌鐵關，悠然穩坐月蘆寒。別得妙方更難到，巍巍頂相若當看。

霜曰：不覺蹈過鑌鐵關，滑如苔平絕居留。悠然穩坐月蘆寒，蔟花蔟錦淨滿洲。別得妙方更難到，轉身荊棘林頭外。巍巍頂相若當看，鐵眼正開盡報酬。良久曰：花容散嶺上，月色落潭底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洞山和尚有三滲漏，一一祇對又如何？師曰：是！是！僧曰：機不離位，墮在毒海。作麼生是見滲漏？師曰：坐著後切忌滯留。僧曰：高處偏枯，情境滲漏。作麼生是情滲漏？師曰：白雲功作切忌坐。僧曰：體妙失宗，機昧終始。作麼生

是語滲漏？師曰：句句道著切忌用。僧曰：畢竟而是何人分上事？師曰：滲漏而始得。師乃有總頌曰：高高而獨坐，便是見滲漏。寥寥而氣淨，正是情滲漏。明明而神露，悉是語滲漏。畢竟同混處，從古絕滲漏。

霜曰：高高而獨坐，是通玄峰；寥寥而氣淨，便是自己風；明明而神露，正處處通。畢竟同混處悉是真空，從古絕滲漏人眼。主翁便良久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九峯和尚有三句，未審學人聞得麼？師曰：幸是曹溪門下客。僧曰：先賢難道如何是不傳之傳句？師曰：你是傳底漢。僧曰：果然和尚也傳底。師曰：老拙知之有分。僧曰：古聖不携。如何是不妙之妙句？師曰：語是妙底之法。僧曰：果然說著也妙底。師曰：貧道見之有眼。僧曰：祖佛不明。如何是不真之真句？師曰：見是真底之色。僧曰：果然視破真底。師曰：野翁聞之有耳。僧曰：畢竟而不傳，不妙不真時如何？師曰：這箇是傳妙真樣子。僧便禮拜。師曰：罪過彌天。師乃有總頌曰：不傳之傳句，先賢也不傳。佛祖未出興，早是有付傳。不妙之妙句，古聖也難宣。黃頭碧眼老，如何及言宣？不真之真句，人天未生前。若以言道趣，只徒在目前。不傳妙真句，三世不變遷。畢竟道人眼，萬歲絕易遷。寥寥而本，傳不傳之傳。明明而今，妙不妙妙玄。密密而深，到不真真玄。畢竟道人眼，億劫不異遷。

霜曰：不傳傳底眼，不妙妙玄眼，不真真處機，畢竟道人眼。花開枯木眉，風睡綠楊眼，波穿天上星，水清月中眼，不用人間風，深深眠瘸眼。便良久。

上堂，因有僧出眾問：記得香林和尚有五語，未審學人如何商量？師曰：何不問話？僧曰：舌上無言。如何是無說之說？師曰：舌頭談而不談。僧曰：青山破色。如何是無玄之玄？師曰：不守空王殿中。僧曰：深潭波生。如何是無顯之顯？師曰：澄潭深處見魚。僧曰：無出之出，白馬蹈雪。此意又如何？師曰：未與人天相見。僧曰：無生之生，眼未見色。此意又如何？師曰：父母所生眼睛。僧曰：畢竟如何見得？師曰：雲徑路遙，風林竹吟。僧曰：是什麼章句？師曰：龍躍萬年松，虎來千古石。師乃有總頌曰：參得五語，功勳始成。有時不說，恣口說行。有時不玄，空失妙正。有時不顯，纔一氣生。有時不出，獨來水清。有時不生，未開眼睛。畢竟見得，連天曉星。

霜曰：長安夜夜家家月，幾處笙歌幾處愁。不說不生何物氣，將來相見是都秋。一一輪光千岳意，數數天旭萬瀧流。可知脫體儼然眼，藻海波濤回十洲。良久曰：銀浪如珠江上頭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靈山會上百億眾前，當時世尊拈華瞬目，眾皆無措，只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。世尊曰：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、實相無相微妙法門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分付摩訶迦葉，至末世而莫令斷絕矣。此時便當法華以後、涅槃以前，迦葉受於世尊金襴袈裟，便歸舊容園。諸禪德，且道是因什麼道理？竪起拂子曰：眾中還有迦葉也，縱笑得只是相似底。師乃有頌曰：黃面手中花一枝，頭陀微笑識人希。人天百萬共尊貴，何不打頭勘座師？

霜曰：金色波羅，黃頭點花，飲光笑暖，當下呵呵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迦葉尊者一日自蹈泥子，有沙彌來致問：尊者作什麼？尊者曰：蹈泥。沙彌曰：何得自容易作？尊者曰：吾若不為，誰與我為？沙彌默然而退，尊者便蹈泥子。諸禪德且道：因什麼機用？自撫掌而曰：獨掌不浪鳴，天地無私曲。自參自到處，古今難密時。雲：眾如何商量去？師乃有頌曰：蹈泥運土自參機，収足展掌自到奇。箇箇須應曾轉撥，真燈破夜意光微。

霜曰：尊者蹈泥，老衲撫掌，畢竟作夢，好笑一場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梁武帝皇朕太子問圓覺初祖曰：朕即位以來，詰詔化國建寺度僧功德多少？祖曰：無功德。帝曰：以何無功德？祖曰：此是人天小果、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帝曰：然則如何是真功德？祖示曰：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。如此功德，不以世求。諸禪德畢竟如何履踐得去？良久，曰：真功德清淨本然。乃有頌曰：武帝功德人天果，圓覺無功真到心。清淨本然誰會得？碧蘿深鎖古山岑。便下座。

霜曰：祖室光明，廣劫圓成。大唐天子，眼目不清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曹溪大師道：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青原和尚曰：恐先師猶帶箇消息在。石頭和尚聞得，方好不用消息。禪室曰：兩員古佛，諸禪德如何領覽？拈拄杖曰：還見麼？乃有頌曰：曠劫無塵世界中，恣吹野曲晚來風。看看本來無一物，滿山雲樹雪花紅。

霜曰：處處靈通，獨付盧公。傳衣夜月，渡江曉風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雲巖和尚曰：無情說法，有情聞得。海鳥樹林，念佛念法。洞山和尚曰：也太奇，也太奇，無情說法不思議。寂音尊者曰：幸有燈籠露柱在。諸禪德，若將耳聽聲不現，眼處聞聲方得知。畢竟而作麼生？乃有頌曰：明明梵音海潮音，青青勝彼世間音。雨則慧日破諸闇，日則名為觀世音。

霜曰：箇箇觀音，處處普門，無情說法，不在獨尊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大陽和尚曰：可憐可悲，今時師僧徒打睡夢，更無悟入。若要發明，莫論年歲，老僧數日偏求法器。大眾又如何？諸禪德，實哉斯語，真可報恩。且道悟入發明處，諸人如何得？乃

有頌曰：可憐多客滿堂僧，打睡送時亂佛承。悟入至今無一箇，驀頭端的盡三乘。

霜曰：驀頭一轉，你如何看？三乘分別，不是衲關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芙蓉和尚道：妙唱不干舌，死蛇驚出草。解針枯骨吟，鐵鋸舞三臺。諸禪德，這箇四轉語如何商量？有時剎剎塵塵處處談，不勞彈指善財參。空生也解通消息，花雨岩前鳥不含。有時日炙風吹草裡埋，觸佗毒氣又還乖。暗地若教開死口，長安依舊絕人來。有時死中得活是非常，密用佗家別有長。半夜髑髏吟一曲，氷河紅焰却清凉。有時不落宮商調，誰人敢和一場？伯牙何所措？此曲舊來長。此是芙蓉語底，老僧又有四偈。乃有頌曰：

妙唱不干舌。　如如寂滅自無情，一句從來本見成。舌運廣長元不間，雪峯相見望州亭。

死蛇驚出草。　金鞭遙指玉堂寒，驚起將軍夜出關。三尺鏌鋣清四海，攙槍一掃絕癡頑。

解針枯骨吟。　宮漏沉沉夜色深，燈殘火盡絕知音。木人位轉玉繩曉，石女夢回霜滿襟。

鐵鋸舞三臺。　鐵牛無角臥山坡，鞭起如飛見也麼。鬧市橫騎人不會，擡頭鷂子過新羅。

霜曰：妙唱不干舌，通言語道中。死蛇驚出草，功盡轉威風。解針枯骨吟，位裡開花容。鐵鋸舞三臺，物表脫空空。畢竟如何見，萬水漾千峯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先師宏智和尚有五轉位：匣裡青蛇吼，金針去復來。秦宮照瞻寒，五天銀燭輝。深岩藏白額，諸禪德如何商量？老僧便有五偈。乃有頌曰：

匣裡青蛇吼。　寶劒橫斜天欲曉，洗淨魔佛逼人寒。匣中陰陰光生處，衲子徒將正眼看。

金針去復來。　清虛大道長安路，往復何曾有間然。暗去明來鋒不露，渠儂始不墮中邊。

秦宮照瞻寒。　岩房閒寂冷如氷，妙得冥符處處靈。轉側依忘功就位，回頭失却楚王城。

五天銀燭輝。　五天皎皎玉輪孤，一轉光分鑑五湖。闊步却來游幻海，十方沙界大毗盧。

深岩藏白額。　白額藏岩烟霧昏，異中來也自驚群。草深直下無尋處，觸著輕輕禍到門。

霜曰：匣裡青蛇吼，一花開劫外；金針去復來，出入無分外；秦宮映膽寒，月落白雲外；五天銀燭輝，大地全無外；深岩藏白額，鐵漢寄戶外。畢竟是什麼夢得風塵外？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新豐禪師有五位：正中偏，偏中正，正中來，兼中至，兼中到。諸禪德試辨看，亂位次不得，謬言句不得。老叟有卑頌，大眾如何商量？乃有頌曰：

正中偏，混沌初分半夜天。轉側木人驚夢破，雪蘆滿眼不成眠。
偏中正，寶月團團金殿冷。當明不犯暗抽身，回眸影轉西山頂。
正中來，帝命旁分展化才。杲日初昇沙界靜，靈然曾不帶纖埃。
兼中至，長安大道閑遊戲。處處無私空合空，法法同歸水投水。
兼中到，白雲斷處家山妙。撲碎驪龍明月珠，崑崙入海無消耗。

霜曰：正中偏，迴壺天。偏中正，入理轉。正中來，君位貴。兼中至，臣相儼。兼中到，不立賢。混融處，離妙玄。吾門事，付受氣。冷海上，碧波船。

上堂，因曰：記得文殊問維摩大士：如何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大士默然矣。雪竇道：維摩道什麼？古德曰：莫道當時默然，方知洪音如雷。諸禪德且道是何事？良久曰：三十年後有人聞，不用以聲入耳中。乃有頌曰：淨名大士口如盆，一默無端拏雷雲。十聖瘦然居足下，三賢了爾失全分。飄飄而出溪風骨，濯濯而清月水紋。天外孤松峯頂聳，晚樓霜雪夢猶昏。

霜曰：天上有銀河，池邊無鐵花。維摩文殊老，不奈于渠何。當時一默處，別後千年訛。惡水潑驀面，寒雲籠破家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三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四
示眾曰：山僧這裡有一物，看時有，還覓時無，是什麼？雖然恁麼，也滿眼滿耳，通身手眼。故經曰：父母所生清淨肉眼，見於三千大千世界，拈起佛光普照之幡，撥盡凡見不明之陣。還有人勝得者麼？若是大丈夫漢，鐵輪旋頂上，定慧圓明終不失；若又未了漢，須知有別生涯。山僧曲為諸人有竪拂拈杖，據實而論，皆是剩底法。畢竟如何體悉去也？昔委謬向途中覓，今日看來火裡氷。
示眾云：曠遠而無涯，明淨而無垢。這田地亘徹古今，透脫生死也。所以道：心王不動八方通，清淨分身元不分。了玄而絕朕兆，浩密而離色偏。直到此處，無無方，不不動，暟暟皓皓，如如密密。還見麼？若於此透徹，許汝作活計；若未然，柰何目前生死？故經曰：若悟正法眼藏，則是真佛子。未得謂得者，可招地獄業。須知多虛不如少實。吾又論實不論虛，諸人又作麼生委悉去也？欲得忘形泯蹤跡，努力慇懃空裡步。
示眾曰：衲子三昧，眼視東南，意在西北，全非常情之所測。學人著力，心在深潭，鈎擲波底。若能了得，君子上龍床，太平賀此辰。獨發無師自然智，正見無證一切智。故經曰：諸佛念眾生，眾生不念佛。方知佛度凡夫時，凡夫度諸佛。至這裡，龍蛇混雜，凡聖同居，自入法界之性，獨觀世間之相，性相了然無有二。諸禪德如何商量去也？葉為風多落，花因露重傾。
示眾曰：一念及盡底漢，千人萬箇中一人難得；淵源透徹底漢，萬箇千人中一箇難逢。且道為什麼恁麼？只求枝葉為，不知根株過在什麼處？從前未了此時意，今日分明看取來。若有箇漢出來與你相見，直取乾坤七尺杖，自旋天下任足行，無一物也纏遶脚跟。一箇了事衲僧，諸人還恁麼也未？故經曰：三界唯一心，心外無別法，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如何得與麼透徹去也？星拱北矣水朝東。
示眾曰：明明而無私曲，皎皎而有真照也。縱徹底恁麼，也只是獨在之照，也未向上關棙子。風波滅盡，心海如如。心海盡底，始見驪珠。還會麼？了了了時無可了，玄玄玄處直須呵。此是山僧不知好惡底語，明眼人前不免一場笑。諸人如何體取？經曰：佛心不思議，非凡情而妙。若能如此見得，有少分相應分。還委悉麼？月朗高天，水寒曉潭。
示眾曰：山僧苟見今時師僧，或竪拂拈杖，說心說性；或掩室杜詞，絕是絕非；或橫行天下，掀倒禪床，喝散大眾；或覆藏朕迹，罵辱諸方，舉却他事。畢竟是什麼道理？至這裡一點用不得，皆是杜撰漢。雖然與麼也，老僧又兼身在內，正得人怪笑。如何免此過去也？海自深，山自高。

示眾曰：一段宗要，亘今照古，曾無欠餘。在天同天，在地同地，體用賓主，處處自在。入神通，游戲三昧，開大脫空之法門。到這裡，見紫磨金色軀，一智如如，一如智智。故經曰：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諸人者，如何見得去也？恁麼也得，不恁麼也得，恁麼不恁麼總得。畢竟如何委悉？棒頭挑日月，掌內握乾坤。

示眾曰：稜稜而月冷，皎皎而潭清，縱恁麼行履，也未夢見在。直絕功勳事，正到隱密地，正當與麼時，通身合大道。君臣道合時，令誰人識得？吾家家法，密密現成，浩浩相應，還歸來辨取麼？風月夜寒鶴夢孤。

示眾曰：老叟見今時道人，都盧無相應樣子。何故如此？或接心令澄中，或收念令入定，皆是造作底漢子也。據實而論，全非自家屋裡主人。公若能要見取此人，須轉此無心境，豈無相委分乎？故經曰：初心菩薩入三昧，猶未除斯三昧事。又經曰：勞慮永斷，得法界淨。即彼淨解，作自障礙。須知別有深心大德，如何恁麼得履踐去？及盡白雲功，精到青山頂。

示眾曰：衲僧家自到自見，正到自證之田地，親見自然之所處，然後在彼同彼、在此同此，彼此相應而無分辯處。凄凄屋後風，颯颯寺前松，無心而能作用，作用亦自然無心。故經曰：雲駛者月移，船行者岸運。以何故？岩雲輕弄，谷響遠幽，是誰境界？子細點撿將來，皆是按排。且道紙衣下衲僧如何行履？雲晴月出光，水冷潭懷珠。

示眾曰：三句之外徹去，六句之中會取，直透萬重關，不住青霄中。先了却那邊，却須這邊行履。何故？不因今日事，爭話昨夜夢？恁麼參到徹取，而自由自在。衲僧若未然，爭奈喫鐵棒何？還吾平生粥飯來。故經曰：若不見佛知見，未出凡夫境；若悟入佛知見，不出三界出。貪嗔痴一句，了然道著，分明許你作大活計。畢竟還恁麼也，公私分曉。長安道：

示眾曰：大乘妙法蓮華經，字字含玄感應新。舉起一卷玉軸，則瞿曇鼻孔人人皆収手裡；拈取一經太意，則諸佛正眼箇箇悉在心中。絲毫許無移易，毛髮許無滲漏。故經曰：一切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若恁麼，大地有情悉是同時成道作佛去。且道誰人如此？頭長三尺，頸短二寸。

示眾曰：教意親參，祖意正到。祖意親參，教意正到。祖教不二，意句無別。雖然與麼，實到此田地始得。若未到，切忌舉教拈祖，知趣能有幾人？故經曰：此眾無枝葉，唯有諸貞實。增上慢人，退亦佳矣。若然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，是向上人而應辨得。初心未改，還同後心，則又何愁不會？人人須是發悟。諸佛中未了漢名眾

生，眾生中了義漢名諸佛。所以達磨大師曰：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如何是正？當恁麼時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。畢竟恁麼去時，如何道著？月落波心碧潭空。

示眾曰：左邊作群，右邊成隊。面前如麻，後面似粟。畢竟而這裡是什麼所在？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，誰道未太平？正當獨尊時，滿溝塞壑，何處不太平時節？故經曰：性自平等，無平等者。所以祖師曰：須彌山及鐵圍山，皆是一法所印。森羅及萬象，悉是古佛身現。如何得去？月當松頂露沾襟。

示眾曰：須知佛國三千界，祇在吾皇一化中。四海烟塵淨，六合一家昌。故曰：帝力山岳重，君恩雨露深。正當恁麼時，曇花一朵再逢春，宛如臘月蓮華相似。諸人若欲知佛性義，須觀時節因緣。時節若到，其理自顯，何各不進取？所以經曰：晨走夕步，無處不到。你諸人如何辨別去？把須彌鎚打虛空皷。

示眾曰：萬里長天，無生無心。浮雲消散，太虛朗晴。還見得耶？若能見得，許汝報佛恩。此箇消息，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也全提不起。為什麼恁麼？還會麼？山僧也說不得。何故？山高不礙白雲飛，竹密不妨流水過。且道問諸人端的也未？何不聞取至這裡達磨不會？大難！大難！

示眾曰：只箇相應時節，如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似石含玉，不知玉之無瑕。到這裡，無辨白處、無湊泊處，絕蹤跡、絕對待，是衲僧自到處、是學人自證處，是三世諸佛底、是六代祖師底，各各分上曾不欠歇，是箇什麼？古德曰：雁過長空，影沈寒水。雁無遺蹤之意，水無沉影之心。若能如此，是真出家。未然，痛喫白棒，始得少分相應。還會麼？荊谷清泉洗白玉，太華杲日照清川。

示眾曰：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，各磨一面之古鏡，各洗三餘之閑眠。諸人與我相見，還有磨古鏡底手段麼？大眾，若有道得者，出來我為你證明。苦哉，自朝至夕，口喃喃地說是宣非，更無休歇之時節，是什麼用處？只管喫飯飲茶，開眼寐語，可憐打睡夢漢，幾時得睟睟去也？謹申 。學道人。光陰可惜，歲華似流。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山崩成海，淵變成瀨。諸法各無常，何不進取去？還會麼？五蘊身全尚不識，百骸散後何處求？

示眾曰：恁麼田地，恁麼做處，到得而妙，至得而玄。撥得轉，斡得開，衲僧轉身處，諸人悟入門。還見麼？要見即見，更莫擬議。若於此撥得，許汝具正眼。不恁麼處，不恁麼時，三世諸佛也說著不得，六代祖師也提起不下。至這裡，如如玄玄，深深密密，透頂透底，承當擔荷。若能如是，是把不住漢去在。如何得恁麼不恁麼底道理？去却雲中千古處，來却江上萬水邊。還有知音耶？驀頭一點，莫道不道。

示眾曰：豁開向上一竅，千聖齊立下風。到得這箇田地，裂開也在我，揑聚也在我。天地同根、萬物一體底漢，此時橫足佗方世界，移身須彌頂上，有時坐菩提樹下開金剛眼，有時向鐵圍山上側堅固耳。且道此人具何面目？子細商量。何故？全身活卓卓，通體明歷歷。畢竟如何？釋迦在前，彌勒在後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四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五

師初參見天童宏智禪師，問曰：如何是舌上妙味？智曰：此是甘露門。師曰：還出入否？智曰：來往不遮。師曰：為甚在人人口中？智曰：見聞之妙，超彼聲色。師便禮拜。智曰：近日離何處？師曰：和尚不知乎？智曰：且在這裡談話。師便歸客位。自此依止十七年，從天童至長蘆，而請師主首座，眾皆異之矣。

師因到徑山，見了和尚，問曰：井底蝦蟆吞却月，三更不借夜明簾。意旨如何？了曰：你還體得麼？師曰：吾是所生身，爭怪得和尚？了曰：親見作家來。師便作禮。了曰：今日始逢人毒手。

師因到大洪，見顯和尚，問：從上諸聖未曾為人說著，和尚又作麼生？顯曰：老僧又恁麼。師曰：柰何這箇？顯曰：任嫌著。師曰：若如是，學人見伊無分乎？顯曰：且坐而喫茶。師曰：什麼心行？顯呵呵大笑，師乃作禮。

師因到石門見聰和尚，問曰：至一氣以後而機前承當時如何？聰曰：蹉過了也。師曰：和尚蹉過，某甲蹉過乎？聰曰：老僧罪過。師便禮拜。聰曰：他不受人禮。師曰：道什麼？聰笑然矣。

師因到雲居，見西和尚問曰：某甲兼聞和尚不會禪，是也否？居曰：是。師曰：為什麼不會？居默然。師乃歸知客寮，西令侍者送偈曰：雲居不會禪，洗足上床眠。不覺枕子落，打破常住甎。師開見，乃有答偈曰：和尚不知禪，困來便打眠。泥牛喫水草，木馬咬瓦甎。侍者持偈呈西，西曰：是什麼？侍者擬開口，西乃打。侍者於此忽然大悟。師聞得曰：可惜痛棒放過。

師因到蔣山，見照和尚，問曰：了了無悟法，為什麼有付受？山曰：無悟法故。師曰：落在什麼處？山曰：喫茶去。師曰：猶不逃金鎖之難。山乃休，師乃作禮。

師因到法雲，見仙和尚。仙曰：何處來？師曰：自足下來。仙曰：足下多少人？師作蹈勢。仙曰：蹉過也不知。師曰：果然，果然。

師因到夾山，見勤和尚，問曰：和尚得臨濟佛法，至今住此山，如何是自家底眼？勤和聲而便喝。師曰：某甲被和尚一喝。勤曰：見何人來？師曰：天童覺和尚。勤曰：恁麼不作家？師又和聲乃喝。勤曰：真獅子兒能獅子吼。師拂袖出去。

師因到雪峯，見如和尚。如曰：來往客何處來？師曰：自天童來。如曰：將得何物來？師揖曰：看。如曰：勘破了也。師曰：露！露！如打掌曰：草賊大敗。師曰：是老賊。如曰：天童有何言句示徒？師曰：和尚又如何？如曰：賊心未除。師曰：果然！果然！如曰：還吾一句子來。師便作禮。

師因到靈隱，見性和尚，問曰：如何是洞上家傳？性曰：偏正曾不離本位，無生豈涉語因緣？師曰：此是傍參邊事，如何是向上一

句？性曰：不見異類中行耶？師乃作禮。性曰：不是異類中行麼？師乃微笑而去。性曰：且在這裡喫茶著。

師因到育王見禪和尚，禪曰：近離何處？師曰：靈隱。禪曰：還見性禪師麼？師舉前話，禪曰：回互宛轉則不無，老僧常用箇手段，別有人不肯。師曰：是何人？禪擬開口，師曰：早是外人。禪不覺吐舌，師曰：請和尚一兩則。禪曰：逢知音稀。師曰：忽有人問，和尚如何祇對？禪默然，師乃禮拜。

師因到金山，見青和尚，問曰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青曰：此是祖師西來意。師曰：別有一句也否？青曰：莫妄想。師曰：慚愧！青曰：少林妙訣，何人受傳來？師曰：不墮教經者。青曰：你又如何？師曰：此是功行之事。青曰：是！是！師曰：謝答話。

師因到雲蓋，見靈和尚。靈曰：何處僧？師曰：近離金山。靈曰：金山法道如何？師展開兩手。靈曰：是什麼消息？師揖曰：和尚不知字。靈曰：謝你箇答話。師曰：謝即不無，爭柰那箇何？靈曰：將得那箇來麼？師澄然去。靈曰：不是，不是。師再不言。

師因到開福，見寧和尚，問曰：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？寧曰：你是禪和子。師曰：是什麼用處？寧曰：堦下有盤石一片 。師乃作禮。寧曰：侍者點茶來與尊賓。師和聲乃喝。寧曰：用賊為什麼須喫茶去？師曰：某甲罪過。寧乃歸方丈。

師因到大慈，見翌和尚。翌見師來，面壁而坐。師乃打侍者三掌，侍者呵呵大笑。師曰：見與師齊，減師半。德智過師，方堪傳授。其問甚諦當。侍者無語。翌回首，師曰：龍頭蛇尾漢。翌曰：雖然與麼，子細商量。師曰：一見更不用再見。翌曰：太麤生。師曰：和尚又如何？翌良久，師推倒出去。翌曰：三十年來，未曾逢如是作家。

師因到百丈見明和尚，明曰：此山嶮峻無人到，子為什麼得到？師曰：三千里外知有和尚，故來而已。明曰：把茅蓋頭，老僧用底。師曰：恐是尚掛唇吻。明曰：錯。師曰：和尚慈悲許一句。明曰：錯。師曰：錯！錯！明乃歸方丈，師乃出去。明又令侍者曰：今日稍晚矣，且留一宿。師曰：還許一句也否？乃出去。

師因到天台見慈和尚，慈曰：何處來？師曰：百丈來。慈曰：謝你遠來。師曰：非遠近底事如何？慈乃喝。師曰：落在什麼處？慈又喝，師乃喝。慈曰：甚是作家。師曰：壓良莫成賤。慈曰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師曰：謝和尚印可。慈曰：正是實語。

師因到五臺禮文殊，有院主問：上坐為禮他，為禮自乎？師乃禮文殊，院主呵呵大笑。師以坐具劈面擲，院主吐舌驚。師曰：不丈夫！院主乃作禮。師曰：不丈夫！院主休去，師乃去。

師因到峩嵋禮普賢，有院主問：何處來？師曰：五臺來。院主曰：太高生，太高生。師曰：爭敢辭勞。院主曰：行脚多少時？師曰：五年。院主曰：不關往來，是什麼物？師以掌打院主面，院主微笑，師乃休。

師因到補陀岩禮觀音，有院主問：近離何處？師曰：峨嵋往來之客。院主曰：峨嵋還有普賢麼？師曰：面目堂堂。院主曰：年多少？師曰：被院主一問，通身汗流。院主迎師歸院，令宿。師曰：院主參見何人來？院主曰：吾曾見佛果和尚來。師曰：親參見作家。院主曰：如何是作家手段？師乃打院主。主乃作禮，師又打。院主曰：一十三年住此山，未曾逢正師，今日始逢作家。

師因到一庵主處，主問曰：來來去去作什麼？師曰：蹈著庵主鼻孔來。主曰：老僧鼻孔如何蹈著？師乃與一掌，主乃喝。師曰：瞎漢！主曰：慚愧！師乃問訊：

師因到峯庵主處，主曰：老僧夢見參洞下大尊宿，正當昨夜子時也。今朝見上座，子甚奇怪。師曰：癡人面前莫原夢。主曰：原看，原看。師乃展開兩手。主曰：如是，如是。

師因到瑩庵主處，問曰：和尚何不出世？主曰：老僧不用出不出邊事。師曰：如何是向上玄路？主曰：千聖也道不得。師乃作禮而去。

師因到義庵主處，問曰：如何是庵中主人？公主揖曰：坐客位。師曰：今日始逢衲子。主曰：你作什麼來？師曰：一物不將來。主曰：這箇[斬/耳]。師乃休。主曰：喫茶去。

師因到捿庵主處，主曰：淨慈雲眾，久望師來，未請主宰。師曰：何故如是？主曰：長蘆了和尚· 天童覺和尚兩員古佛共作證明故。師曰：吾五年間得二師授記，行脚而已，未曾疑著。主曰：和尚早歸天童，若歸便得。淨慈請主，師曰：到也只客邊事。主曰：主事又如何？師良久，主曰：猶是兒孫邊。師曰：果然。主乃作禮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五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六

育王萬庵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，曰：萬年一壽靈松下，菴外玉欄人不到。這箇性空火裡氷，即今為孰秋容好？剝却身心向去，則識蛇撥草歸天上；及盡功勳轉步，則心馬著鞭超萬象。畢竟如何道著去？赫爍火星飛妙相。(以火畫圓相擲，曰：)盡大地中無達者，寂光明土昧真性。

天童古泉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曰：從古難言，火裡清泉。三世諸佛，未曾受傳。趣向位則妙容儼然，退步機則白日青天。回互宛轉，朗應眾緣。這箇手段，自還古泉。和尚即今臨行一句作麼生道？宣(擲火曰)：十方無別，三世莫遷。

淨慈妙正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，曰：理妙一段亘古今，正偏回互該深心。夢回石女鳴梭夜，氣愕木人握印晨。清磨鸞鑒，石虎出幽景。林膠續斷絃，玉龍上碧蘿岑。這箇作略且置，即今妙正大和尚玉機撥轉一句子，還有人道得底麼？(擲火，良久，曰：)秋月連枝璞玉金，草露沾衣孤客襟。

蔣山奇傳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曰，奇特商量今古稀，傳來派脉弄玄微。須知脫體卓然道，佛祖未曾知此機。且至這裡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諸人要知落處麼？(擲火曰)火裡曇華朵朵奇。

芙蓉傑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，曰：奇哉！一箇萬人傑，庵內主翁是妙訣。君看秋風清夜天，孤輪無垢雲中月。正恁麼時，玉氣轉位，功勳迥絕；金針照夜，線路方別。還有即今一句也未？誰知火宅中？(擲火，曰：)萬里一條鐵。

玄本首座下火

玄機密轉，本位廓真。妙明田地，劫外之春。靈照心處，本法之真。且道是誰分上事？玄本首座平生作略，即今契親一句，山僧如何道取去？(擲火曰)三千里外絕知音。

了照首座下火

了然一句，彌滿萬天。本源真照，不受傳也。太奇兮不可得，太高生矣不變遷。到這裡，道著不道著，曾不言宣。且道了照首座，即今行履如何委悉？(擲火曰)木人擡脚，獨駕鐵船。

靈仙首座下火

靈山一會，獨許迦葉。曹溪路上，正得青原。了了玄處，付在乾坤。諸佛正眼，自隨脚跟。且道這箇靈仙首座臨行一句如何道著去？神仙妙訣，父子不傳。(擲火曰)風生於孤枕，香起於返魂。

祐密首座下火

華枯得年開放春，密傳陽色絕疎親。樞機密用該功位，回互傍參屬滿身。此是祐密首座從生至老底揾子。山僧有一句子，即今相送。(擲火曰)身如冷氷，心似松椿。

法真首座下火

法法不隱藏，古今常顯露。應真絕比倫，歸劫外一路。是也不諧到，非也不了悟。至這裡還有隱身處麼？威音未興前，曾絕却照顧。法真首座得力一句如何道著？(擲火曰)山前日暮無來去。

慶寶書記下火

慶喜撰修多羅藏，如來滅後挑真燈。定光古佛獨許汝，眾寶光攢佛法僧。且至這裡，如如了了，清清澄澄，煒煒煌煌，伯伯登登。還會麼？(擲火曰)三世諸佛都難承。

妙用書記下火

妙用無窮，萬里絕同河沙。諸佛，你在口中拈一幅紙，則記得玄沙之家風；舉萬古經，則持著阿難之談空。一一清淨眼，一一真如

通。即今如何道取？(擲火曰)凄凄萬谷水，颯颯億年松。

梵言藏主下火

十方婆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入得分明者，須是報佛恩。大經卷之外，無二便獨尊。字字廓通處，言言付受論。且道梵言藏主轉步底一句子如何道著？(擲火曰)無限曉潭月，光分萬里昏。

慧明藏主下火

智惠光明照世界，亘古騰今發清輝。摩尼藏裡得提起，四十九年說一機。此是慧明藏主平生行履。即今轉身處，曾有一句麼？(擲火曰)寶劒霜刃，逢知人稀。

宗仙菴主下火

宗旨之淵源，仙道秘藥芝。曾不得於父，都不傳於師。知之謂之聖，見之謂之知。這箇仙庵主，六十七年裡，為吾連理枝。即今捨吾去，劫外得逢伊。畢竟如何道？(擲火曰)清秋露如玉，潭水月沉時。

法遵菴主下火

法從空處起，人向裡頭參，遵世之真要，莧菜之茆菴。且道竪拳之掾子，一問自清嵐，即今庵中主何處在？(擲火曰：)前三三，後三三。

洞真知客下火

幽洞無涯，玄妙全真。通身活卓卓，覿面故親親。獨趣三昧之宅，自見劫外之春。這箇是洞真知客平生用底，臨行一句又如何？(擲火曰：)隨吾三五夏，日夜辨來賓。

宗麟侍者下火

宗說相通，一氣契同。稀如麟角，貴似鳳瓏。直向三呼聲裡而，正逢三喚句中龍。得國師真付囑，知南陽一期風。這箇宗麟侍者，不

用辜負，不論笑容。直去難識，直來難通。畢竟如何？(擲火曰：)物外獨騎千里象，萬年松下擊金鐘。

清信監寺下火

清淨法身終勿垢，成心作識絕功勳。從來虛廓通方眼，夜子滿船騎白雲。正當恁麼，廓通尅清信，監寺平生要。又臨行一句子，畢竟如何體委？(以火畫圓相擲曰)新送故國一閤文。

理證典座下火

至理無名，真證有行。白雲斷路，青山色清。九度辨洞山之精，三回到投子之庭。雪峯手段，後人範靈。且道理證典座，即今履踐又如何？荊谷光分後，石玉自瑩瑩。(擲火曰)木人半夜語，不許外人聽。

臨安府王常侍玉田居士下火

王輪轉位，田地幽深。寒光照徹，月落波心。運得淨名不二門之雷，卜著毗耶獅子窟之座。續於孔老百年之躅，知於學場三千之金。且道到這裡，玉田居士四十三年，令制似天日月，行禁如地雨霖。畢竟臨行，玄機如何道著去。(擲火曰)故人夢醒後，愁意可難禁。

興陽府尚書敏聰林居士下火

聰明大士，雙林法王，人世游事，獨守興陽。行令於四海，則無處不正；展力於十方，則無語不當。入三昧，知應現，契妙清光；分神通，聽語信，精理靈方。到這裡，聰林居士平穩一句如何道？(擲火曰)君臣合道處，寒月入池塘。

明州太守刑仙相國祐普居士下火

天理無私，公祐分明。普照不照，洞然睟睟。無邊出入，獨朗利名。無碍坐臥，自鑒經行。明州為守，則橫按寶劒之一匣，穩収東天之亂。帝城宣勅，則每持尊言之三閤，嚴於北州之制。直入少林一九室，正出天童千歲京。且道這箇是祐普居士五十二年作略，即

今臨行一句如何提携？還會麼？(以火畫圓相曰)圓通無處手眼，了爾全身清清。(呵呵大笑而曰)天上人間見火星。

紹興二十九天己丑晏坐，自讚與石霜明總禪師，其語曰：

奇哉妙相現神通，尊矣玄容絕異同。位上青山無處頂，功清蘆水有松風。龍子生龍湛水月，鳳兒孕鳳白雲中。分賓分主七旬歲，明正借偏十智宗。不是天童親密意，誰知劫外擊金鐘。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六(終)

No. 1428-C 塔銘曰

師諱慧暉，金州安城人也，俗姓王氏子也。幼歲而敏黠也，七歲而依理性寺法恩禪師為丫角童子矣。十一歲而出家，讀華嚴淨行品，自捫面門曰：諸佛心源，非老少得真者，必證佛果。法恩默而知，異之。十六歲而恩遷化，一夕不言，師默然而坐，忽夢見恩撫師之背曰：汝久不得住此，須依付雪峯契禪師矣。師夢醒，自惟曰：契公是法眼之流裔也，我恩之因緣在彼宗。乃問同學曰：雪峯路遠多少？學曰：一百里餘，箇中有嶮難，你欲到彼乎？若去，須相送。師曰：是，是。乃到契禪師處。契見師至而問曰：甚奇恠，老僧昨夜夢見一彌子來吾室曰：和尚是龍巢鳳也，吾是鳳巢龍也，須是一種。老僧不覺作禮矣。今日見你，甚是奇特也。師從此依止十九年。後又契曰：你因緣因事不在此，且可去天童。今正覺和尚盛化，眾已踰千數，你若去，乃可居第一座。師乃承契教而到天童，其問答見前章乎。師乃居第一座，一眾皆貴之而已。隨宏智禪師一十七年。徑山悟空禪師者，是師之師叔也。天童覺和尚者，是師之師尊也。共作證明，受二師之受印。而行脚五歲，乃參見尊宿二十五人也。後得歸天童，而受淨慈之請。二月二十五日入院，乃當紹興二十五年。同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退院。師為僧六十八年，此中出世一十二年，七十歲即遷化。十一歲時剃髮，而以來曾不到尼公寺庵。其軀清淨，宛如水中月。師看閱經論書籍一十二萬卷也，人無知其所以。玉田居士· 聰林居士· 祐普居士等，皆是大守輩也。師出世時，共作佐贊。法嗣之出世人一十三人也，石霜總· 東谷光等為首，會下雲眾七百餘員也。諸方尊宿等雖多一天下，至師推轂曰：內外全該，其餘莫測，是則摩訶大梵也。皇帝賜自得禪師，乃敕號也。浪馳管子記師大槩，其旨十之八九不能及者乎。　銘曰：祖室光明，挑少林之妙清；宗旨派脉，紹新豐之洞靈。佛照輝朗，帶鷲嶺之精精；禪林繁茂，知天童之契情。麟角通氣，賀賞一天太

平；鳳觜出象，制開三段要誠。自得和尚，紹宏智百歲躅；家傳密用，舉大陽千年行。師游步七十年華後，豈以言思細可形乎？

住瑞巖法弟比丘石窓洪恭謹撰

紹興二十九年除月十五日馳筆書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